





名山勝槩記

南直隸二

金陵城北三寺游記

寶林寺小記

游白鶴道院記

飛龍亭記

閱江樓記

游蛾眉亭記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貞

李維禎

范可權

呂枏

虞集

宋濂

陶安

馮夢禎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馮夢禎

醉石齋記

馮夢禎

長板橋記

潘之恒

秦淮對月記

潘之恒

反集俞園序

鍾惺

序金陵芙蓉池

李德裕

金陵諸園記

王世貞

序東園

王維禎

游息園記

顧璘

載酒亭記

顧璘

屏山小隱記

顧璘

北山移文

孔稚珪

西巖與子姪書

雷次宗

記游石城山中語

王維禎

畫江行十二幅小記

楊文驄

白鷺洲
觀音門
弘濟寺
石城

佳山寺後
燕子磯

江中望栖霞 江中日落 金山
玉山 古銀山望金焦 紫陽洞

六朝事迹

張敦頤

六朝宮殿 石城 冶城
金城 臺城 白下

朱雀門 真武湖 景陽樓
新亭 白下亭 雨花臺

聽箏堂 馳道 大江
秦淮 橫塘 霹靂溝

青溪 邀笛步 桃葉渡
白鷺洲 景陽井 白楊路

謝安墩 桃花塢 射雉塢
烏衣巷 長干 藏水井

西浮籍

錢希言

長江 京口 金陵
歷陽 姑孰 秋浦

皖城 雷港驛
小孤山

金陵城北三寺遊記

京山李維楨

太史焦弱侯數爲余言城北三山之勝也會黃安耿
克明江都顧所建至三月十有三日命駕道右城連
山自雞鳴覆舟而北陂陀逶迤道左多蔬圃夾道竹
樹宛若郊坰出神策門小市百家迴瞰玄武湖春水
新綠烟艸迷離山翠撲人衣袂車騎填咽州燁聲震
林谷蓋白土岡有司疫神都人傳爲神生日香火奔
走繯屬可里許而別取道至嘉善寺寺故名鐵石山

俗呼老鶴山。山椒有石佛閣。正統間僧法通繕之。請賜今額。山多石。石多異狀。其著者曰蒼雲巖。故有洞。卽洞石爲大士像。上覆以閣。石爲閣所掩。太史易以石蒼雲。始可攬結矣。好事者張生大晉董其役。乞太史識之。而集蘇端明書勒巖中。其前復一石如雷門。鼓舊有亭。亭圯而石亦顯。名之雲竅山。後石壁立數仞。中裂見天光如一線。因以爲名。太史別爲閣於左。而加崇廣。閣枕石。名曰嘉石。登而望山。四塞鍾阜。歸然松楸。王氣雲興。霞蔚其下。麥隴花塢。碁置繡錯。大

暢心目。初爲閣時。下山取水道遠。工作病之。忽右趾石間有泉。可濫觴。衆斟之。不盡。飲之清美。寺僧於今賴焉。太史屬余命名。余取詩小雅。檻泉云。下而飯。殿後軒軒左右。牡丹各一。高大各數尺。花各累百。香氣菲菲。襲人。克明賞以大白。余三人不勝杯酌。凭欄嘖嘖而已。飯罷至幕府寺。寺在幕府山麓。晉元帝自廣陵渡江。建康城荒。落府第居北山下。因以山爲名。或言王導建幕府于此山。山是以名。梁武帝與誌公來遊。見林巒殊勝。命建精藍。初名同行。一名勝遊。後改

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鞠爲茂艸矣太史慨然
欲復之而難其人僧如方如覺有戒行任其事方兄
弟三人父歿分產貽三子方不受母與兄弟不可因
以爲修寺費而所善三檀越復禪之故不丐貸而寺
工舉隣僧怪且忌昌言方掘地得金若干盜操戈入
室亡何有也撲殺方太史傷之不忍入寺寺復廢而
有中涓李氏崇信燕僧性恒迎置其中盡捐貲修寺
累石爲垣八觚導山泉瀉池如泮環之而更爲門面
鍾阜所建與中涓談方悟爲舊緣也嘗司權龍江關

譏征不苛復毀家佞佛將無有宿因耶太史克明止
精舍中獨中涓從余與所建行四百五十步而至達
磨洞延袤可五六丈許高三之一云折蘆渡江時嘗
憇此有喬莊簡小篆三字洞下臨江烟波莽蒼變態
非一盪胸裂背憶古人語大江如索帶舟船如鳧雁
遙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信然矣復循仄徑下有石
穿若門門側洞不盈丈置一人榻復循仄徑下有泉
涓涓吐溜所建掬而漱頰歸僧設粟飯問山故實仙
人臺虎跑泉孫大帝石床石榻晉元帝五馬渡化龍

亭宋武帝武帳岡陳武帝破北齊軍山下虜其將四
十六人後主幸山校獵虞世南獻賦晉穆帝永平陵
宋明帝高寧陵晉王導温嶠明康茂才墓都失所在
檢諸志或言幕府山又名石灰爲建業門戶魏人至
瓜步文帝登此山觀形勢齊師伐梁至鍾山龍尾南
北固峽有石洞西北峰曰夾蘿亦曰翠羅或言幕府
寺在石灰山或言齊明帝葬生母沈太后幕府山寶
林寺西南俗呼國婆墳考宋文帝紀魏人南侵帝登
烽火樓極望不悅圖經云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似

非幕府弘濟寺亦非山境而石灰幕府或爲一山或
爲二山或可通稱鍾山張敦頤六朝事迹寶林不言
沈后墓寶林幕府二寺亦有分有合歷祀綿邈建置
因革不常傳信闕疑可也寺傍有蘆云卽渡江遺種
史言宋高帝伐荻新洲洲與山相對安知非是可資
一噓小說又言門無艸出兔牀國一名離地艸其葉
似蘆藉艸離地二尺不步而行行速於步所向無礙
欲止則抱定一物達磨所渡以此亦子虛烏有之屬
也太史感想平昔觸物悽懷若王珣之于林公徘徊

而去。至崇化寺，寺無垣，而山迴合，松徑可一里，幽靚宜人。布席于梅花水，水有二，俱石壁下出。其一有泉眼，其一上有松若石楠，二水相去丈許，僧以構室爲垣，間之，所以名梅花。或云泉沸水面若梅花，以僧侵葬傷地脉，不復然。或云山故多梅，僧舍亦有牡丹二株，與嘉善寺等。克明評紫者勝山，左右泉從竹中趨澗，琮瑋如遠，公廬山蓮花漏，出門讀魏文靖碑，寺垣故五百步而遠，不若今無垣，疎豁也。上元新志：嘉善寺在太平門外，梅花水在崇化寺，而諸寺中又不

載崇化。余惟金陵饒佳山水，文物之盛，昉于六朝。東渡者爲帝，正統西來者爲禪，初祖皆肇基此間。爾時巨麗之觀，瑰奇之迹，滅沒蕪廢，徒寄虛名大千世界。成住壞空，人王梵王，將若之何？太史家世金陵宅心域外，覩三寺興替數矣。里居十有四年，此籬落闕物尚不能日月至。吾輩寄耳目於人，取須臾之翫，討求往蹟，如按圖索駿，又欲勒姓名垂不朽，如杜武庫沉碑計，直是有情癡耳。

華信直具亦書其
全德收對圖索錫。又始構致各垂不林收林五車武
尚不銷日月至。吾輩密耳目林人如匪史之譜。指朱
越。以。三。寺。興。替。幾。矣。里。邑。十。百。四。平。北。嶺。茶。園。林
烈。對。寒。空。人。王。贊。王。傑。善。之。向。太。史。家。世。金。刻。字。必
日。風。之。驟。興。符。之。靈。滅。對。讓。靈。於。密。靈。各。大。千。世。界
對。普。為。帝。五。慈。西。來。香。為。縣。林。脈。皆。肇。基。北。開。爾。劫
薄。雲。亦。余。計。金。刻。於。山。水。文。林。之。盈。於。千。六。碑。東

寶林寺小記

明 范可權

寶林寺西去天長縣二十里而遙環玉橋而視之則
稍北矣狀似巨鰲戴山嶠崎堪愛前餘宰堵一泓水
相傳為螺蚌丘者峙其中春王正月予偕一二快士
登臨狂嘯幾令帝座逡巡寺內尋常沙彌倒屣相接
偶爾訊及了不解三車法然亦不俗索剎前聯爰有
飛鳥篆空空即色野花繪色色還空之句居亾何散
步山腰斜白照川空翠滴袖遐睇田畛葱蒨多秀已

寶林寺小記

而樹杪有聲恍恍如聞九烈君彈指私心以爲汁染
綠衣之兆遂擬移榻下帷有北道主人沮余坐此不
果嗣後烟姿柳色時來撲人知不可無記遂濡毫灑
翰而叙其顛末如此

寶林寺西去天長湖二十里而錫與正舖而顯之

寶林寺小記

遊白鶴道院記

明 呂柟

四月十二日雙山秦子遊梅花水十七日大雨去梅
花水實難雙山欲移遊附近道院云有故鄉蓮酒已
開尊矣予曰天雨又開此酒卽附近道院不減梅花
水也於是開宴於協律郎朱氏之白鶴堂比予至而
五山南橋已至竹亭矣未幾郭山至然朱氏舊有崇
樓乃同登焉見道士居室如櫛瓦參差如魚鱗上下
而烟火之密不減於都衢良久在軒至雙山便行獻

酌之禮頃之暴雨既霽於是出觀醴泉亭是泉蓋
文廟禱高祖之疾感格天地而湧出者也有穹碑
在泉水上莊誦未半已而五山欲觀南天門乃策馬
而南見一江自溧陽來至南天門前西流入大江而
天門對方山負紫金跨青龍夾定山真天府也西過
犧牲所而還至地壇大雨如注沾濕衣冠予曰今日
可謂步過天門帶雨歸雖梅花水安能易此

飛龍亭記

元 虞集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
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
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
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
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
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
事卽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冶亭宮本玄妙觀集

慶本建康路皆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
邸去冶亭爲近。上時游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
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
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
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
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
而至。宜爾之不知。題冶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口
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
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

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上曰。當雪時。吾
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
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
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
可作柴門。嚴扃鑰。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
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
爲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
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常得見者。
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

人耳。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游治亭。見卿書以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旣名飛龍。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侈天子。

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墻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其地雄勝詔建樓於顛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
 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
 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
 雖一豫一游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
 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
 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
 閱江樓記
 金華宋濂

閱江樓記

金華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
 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
 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
 雖一豫一游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
 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
 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顛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
 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

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
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
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
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
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
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
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
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
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

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
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
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
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
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
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
十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
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
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

思 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
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
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遊蛾眉亭記

明 陶安

出大江而山曰采石。昔人因其山川雄麗。亭絕壁上。
以盡登覽之美。前直東西二梁山。夾江對峙。修嫵靚
好。宛宛如蛾眉。遂以名亭。亦東南之奇觀也。歲久弗
治。棟宇垣墉。日就于弊。經歷亦速甫君贊理太平郡
府。暇日臨視。歎曰。不葺奚稱。遂請于太守。鳧山賈公。
慨然發已資。倡謀修營。應者翕從。未幾煥焉華飾。翬
飛麗空。視昔有加。夫采石爲地。當南北之衝。風帆浪

楫繽紛朝夕。使客之往來。賈貨之繁萃。又有文儒韻士。遨遊題詠。觀其波濤渺瀰。吐吞乎吳楚。烟雲杳靄。出沒乎淮甸。一視千里。洞無所翳。雖窮巒剝澗。僻在遐隱。莫不貢靈輸秀於軒楹之下。况前賢於此遊觀。俯仰高風雋烈。有關世道之興廢。炳炳遺迹。昭著古今。令人興懷而不能已。君能留意於此。非特盡登覽之美。亦不泯前賢之迹也。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秀水馮夢禎

自鍾山而西。岡阜相接。至覆舟而斷。再起爲鷄籠。其陽國學在焉。山有晉四陵。本朝置廟祀。歷代帝王開國功臣及有名祀典者。廟凡十。俗呼十廟山。而兩司成公廨最相附近。東廨大司成所居。最勝處曰北麓。草堂前大司成海虞趙公所建。前堂後室。余公餘退息。其中前庭可望山色。寬不盈二十肘。余徙廓其半。則盡收前山之勝。鷄鳴。淨屠。隱約。雲際。岡松。歷歷。與

金碧上下晨昏變幻晴雨皆宜至于霧朝雲日濃淡
有無之間尤爲奇絕蓋自前庭廓而北麓增勝焉然
最宜晚春早秋北麓之東有隙地從廣不足五十肘
其地特勝視北麓西蔽三之一東開三之二於是決
策召梓人規其費不滿三十千乃折東披半間拓其
半南向爲室廣二十肘深倍之前啟六小窻檻令齊
几曰東隅精舍少而學如日始東不自努力而迫桑
榆燈燭之光其與幾何題曰東隅表其處且識戒也
東隅之左續之以軒深八肘廣如東隅之深以資游

息扁曰名理北達牖南啟四窻東則半壁短窻十二
窻牖齊豁則樹石殿閣之勝畢入几席而又可以避
寒暑風日之酷視北麓不啻過焉然材木小者拱大
僅倍之塼不足佐以上墼壁及承塵簾蔭而褚表百
爲苟簡其費已踰三十千矣蓋舉事之難如此因紀
其月日示後來者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東隅精舍旣成以居塾師錢麟仲而幼子辟邪鷓孫
延年受業焉名理軒則爲師生宴集之所而余館北

招處二記
麓後寢自若丁酉冬麟仲告歸余始易處其中而延
張名人畫於軒與二三相知共鑪香茗枕之樂新正
二日汪仲嘉來相從遊衍偶啟東窓翠色隱隱撩人
諦視則鍾山頂也乃大喜幾失此君立命撒去蘆棚
而受山益多然東隣屋角未免障望召而好言安慰
令拆去而酬以直其人唯唯遂并東南之敗屋東之
女牆盡空之以爲廣庭不但鍾山半落几席而兩兒
書齋啟北墉則鷄鳴浮屠岡松歷歷爛然橫陳乃擴
牖去壁置長短窓八而外爲蘆軒二楹甃地設欄中

庭插籬附以雜卉庭外埒桃李梅杏諸嘉木凡數十
株以次放花五色照耀而余精舍則盡南垣爲庭庭
際植竹東限以籬籬內外夾樹青桐二啟竹扉則一
徑達兩兒書齋矣驥兒請曰此旣佳景何可無佳額
余思之不得一日面岡松恍然得之名之曰冠松取
陶令青松冠巖列句也而改名理軒曰遠岫取玄暉
窻中列遠岫句也遠岫東西稍逼不堪消暑乃通精
舍之南半與軒爲一以紗窻四隔其後爲小室中設
木榻而遠岫益勝夫遠則鍾山近則岡松俱常在

去之物吾有取焉。至于花卉盈亭，榮枯開落，未免隨時。姑舍是已。久之夏木漸繁，鍾山稍蔽，而前垣南際宿楮二章，布葉千霄，卽岡松亦虧其三之二。乃余適以人言屏居待罪，迹頗似之。旦晚放歸，所謂詢美而非吾土者也。遂援筆爲記。記之日戊戌孟秋壬子也。

醉石齋記

秀水馮夢禎

昔蘇長公以怪石克供餉佛印參寥，則文石之濫觴也。余觀前後怪石供其文甚美，然所稱怪石者，則以餅餌易之。齊安小兒當時良不之貴，而石之可怪，僅多紅黃白色。其文如指上螺而止，似亦非石品之上。乃一被長公拈出，隨流揚波，至于今日，遂爲書室淨几不可缺之物。長公蓋作法于涼哉。今六合山中所產絕奇，好事者競出金錢購之，而貧者日奔走以

自給。余至南都則聞程別駕克全所貯不貲。請觀焉。而克全欣然出其所有示余曰：喜則取之，不可則返，無傷也。余以故得盡其意于石。自甲午至今，識彌精，取彌寡。計前後所蓄僅數十枚，皆取其天機而畧其玄黃牝牡，乃所謂文如指上螺者，則擲不顧，恨不能起長公于九原與之品石耳。然余之所謂佳，衆俱不解，卽克全亦不解。惟長兒驥與余同意，每得一枚，則父子相賞，怡怡終日矣。今歲病後，挈兩兒遊城南，克全具鷄黍淹留竟日，凡盆盎間物搜閱幾遍，所僅取

者不能數枚。克全見訝，又出其所寶若干，大都求奇于人物，仙釋余與兩兒更揶揄之，同一嗜石而意匠相詭如此。余謂克全好石，日購而聚之，不減富人之積金，乃不自有，而歸其精者于余，視長公之不自有，而以供佛印參寥者，何異然。而克全之所謂精者，自在。余未嘗奪之也。仁智百姓之見，亦何常耶？何必余之是而克全之非耶？克全所居之齋，顏曰醉石。嘗自爲賦，而以記屬余。克全爲人長者，慎于取與，其廉聲在撫撫之人尸而祝之。夫石堅貞而有文理，君子比

德焉宜其醉也。是通而不溺之謂也。余斤斤置辨明
已之是。張人之非。余則溺矣。是爲記。

長板橋記

歙 潘之恒

舊院故有長板橋記。余三十年游俠。意興沈落。此中
一旦失去。而夢境不離。恐後來湮滅。益亡其盛時行
樂之蹟。託文作繪。儷而宣之。其辭曰：維橋居水木清
華之間。據青溪鹿苑之勝。柳葉垂條而踈地。桃根蟠
帶以凌波。藉六代流風。存先朝餘韻。嘉萬之間。余及
逢其盛。少壯所歷。今可指而陳。葢荒圃之孺。爲雙垂
虹所跨。芳隣之隙。有兩石梁通之。百柱出淤泥。佇想
變反橋記

西方青蓮之勝。重茵鋪錦繡。依稀江左玉樹之標。葳蕤開瓊鑰于廣庭。璿瑜月上曲折轉闌干于邃谷。翡翠風輕。其前則馬湘蘭有園。其後則褚茜英有閣。賽玉已嫁。猶顧牛女期。薜華未衰。屢修風雅社。揚三徐大競艷陽之天。趙節鄭妥當天冶之日。景光所注。津梁時通。自斯以還。餘燁未盡。每凌風而徙倚。同向月以婆娑。幻景閣並携二文。崔氏景文雙文聯臂踏歌迎哉。生而遲山吐佳色。亭特邀三夜。陳夜舒馬夜玉蔣夜來臨流顧影。印新額而黛殘眉。家散瑤席于中庭。降帝子兮北渚。

步逐香塵于廣陌。望佳人兮西園。若乃當境驚心。轉盼警魄。為雲為雨。倏去倏來。如電如泡。若滅若沒。朝當行散。拾遺鈿墮珥。訝踪跡之已陳。晝值可中。馳寶馬巾。車惜經行之離。幻然猶有可冀者。大楹將架。未損烏鵲之羽毛。勺水易枯。虛填精衛之水。石情紛難定。歡聚無期。徒令年年漢上。夜夜河邊。仰嘆雙星。俯慚孤影而已。

秦淮看月記

歛 澹之恒

戊午中秋登虎丘見月而思秦淮也。幾望及望，月色如畫，逢麗姬、金玉兩生，從千人中獨見，而月不能爲之奪時。善音者皆集金陵，子夜聞之靡靡耳。至己未是日，則余居金陵已七見圓魄，斬一而將行。秦淮人譟之曰：胡曩之不思，思而去之，是將又思，乃發慨而止。上弦以來猶吳昨也，幾及兩夕而忽若失之，則人或勝于吳，非人勝而情勝也。匝青溪夾岸，競傳吳音。

而閣中以真情勝者。則玄女之珠獻。彩女之簫隨。其
孤調皆綠雲之音。其爲劇如琵琶明珠。更爲奇絕。余
悔其聞之晚。而娛耳淺也。應爲廢吳思。而胡以又之。
令當吳游。片石盡肯。可中易。及劔池。一勺若海。印發
光矣。因擲筆空中。俄而雲開。月出。恍置身于虎丘間。
因爲歌曰。我之思兮。雲隱月中。生兮。風中。殞忽如夢。
今如醒。我又思兮。瀛海龍銜光兮。鳳舒彩。忽以游兮。
以嬉。願千秋兮。無改。

王穉登寄秦淮對月詩。花月長干。夜漏遲春衣何

處。酒淋漓。折花贈妓。聊簪鬢。對月思家。阻畫眉。

喜鄒愚谷至白門以中秋夜共集俞園序

竟陵鍾惺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芰荷衣上歌童
舞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
晚雖禮無往教在先王之乘輿何妨以賓主而易師
生懷斯盡矣由合離而成壯老感亦因之睠焉興念
勉爾爲歡里寡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之音地無勝
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
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三五豈作尋常履簪

襟。選。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
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

記金陵芙蓉池

唐 李德裕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
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
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
得。其。髣。髴。焉。

金陵芙蓉池

金陵諸園記

吳郡王世貞

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洛陽雖稱故都然當五季兵燹之後生聚未盡復而所置官司自留守一二要勢外往往爲倦宦之所寄秩其居第亦多寓公之所托息顧能以其完力致之于所謂園池者皆極瑰麗宏博之觀而至金陵爲我高皇帝定鼎之地二聖之號令萬宇者將六十年內外城之延袤蓋自古所創有其所置官司皆與神京埒吏卒亦危割其半

若江山之雄秀與人物之妍雅豈弱宋之故都可同日語而獨園池不盡稱于通人若李方叔者何也豈亦累洽全盛之代士大夫重去其鄉于是金陵無寓公且自步武而外皆有天造之奇寶刹琳宮在在而足卽有餘力不必致之園池以相高勝故耶余自束髮挂朝版餘四十年中間里居之日倍于宦路蓬蒿一畝蒲蕉數赤足以藏此幻軀而晚復見迫時趣召陪留樞過時之人舉步愧影唯是職務稀簡得侍羣公燕遊于棲霞獻花燕磯靈谷之勝約略盡之旣而

獲染指名園若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美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栢而無石文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爲峰嶺者可推已洛中之園久已消滅無可踪跡獨幸有文叔之記以承人目而金陵諸園尚未有記者今幸而遇余余亦幸而得一游又安可以無記也自中山王邸之外

獨同春園可稱附庸而武定侯之園竹在萬竹園上
因併所游志之

東園者一曰太傅園 高皇帝所賜也地近聚寶門
故魏國莊靖公輔愛其少子錦衣指揮天賜悉橐而
授之時莊靖之孫鵬舉甫襲爵而弱天賜從假茲園
盛爲之料理其壯麗遂爲諸園甲錦衣自署號曰東
園志不歸也竟以授其子指揮續勛初入門雜植榆
柳餘皆麥壠蕪不治踰二百武復入一門轉而右華
堂三楹頗軒敞而不甚高榜曰心遠前爲月臺數峰

石樹冠之堂後枕小池與小蓬山對山陞漱灑沒于
池中有峰巒洞壑亭榭之屬具體而微兩栢異幹合
杪下可出入曰栢門竹樹峭徭于陰宜餘無奇者已
從左方竇朱坂垣而進堂五楹榜曰一鑑前枕大池
中三楹可布十席餘兩楹以憩從者出左楹則丹橋
迤邐凡五六折上皆正平于小飲宜橋盡有亭翼然
甚整潔宛宛水中央正與一鑑堂面其背一水之外
皆平疇老樹樹盡而萬雉層出右水盡得石砌危樓
縹緲翬飛雲霄蓋續勛所新構也畫船載酒由左爲

溪達于橫塘則窮園之衡袤幾半里時時得佳水長
輩云 武廟狩金陵嘗于此設釣樂之移日不返卽
此亭也或云釣地正在心遠堂後心遠堂以水鑿其
趾不可坐危樓以扇鏞故不可登若乃席于一鑑改
于亭汎于溪則前後兩游同之前游以花事勝後游
以月勝其清襟雅謔飛白捲波于輕烟淡景中復前
後同也前游余與大司寇平湖陸公主之客則大司
徒寧鄉王公少司寇武安李公鴻臚卿無錫王公通
政叅議烏程沈公後游余與大司馬內江陰公前大
司徒王公少司徒歙方公主之客則太宰吾郡楊公
少宗伯富順李公也

西園者一曰鳳臺園蓋隔弄有鳳皇臺故以名亦徐
錦衣天賜所葺今以分授二子析而爲二當別稱西
園矣園在郡城南稍西去聚寶門二里而近余時攜
兒子騏宗人少卿執禮陸太學端御游焉入園爲折
逕以入凡三門始爲鳳游堂堂差小于東之心遠堂
廣庭倍之前爲月臺有奇峰古樹之屬右方梧子松
高可三丈徑十之一相傳宋仁宗手植以賜陶道士

者且四百年矣。婆婆掩映可愛。下覆二古石。曰紫烟。最高垂三仞。色蒼白。喬太宰識爲平泉甲品。曰鷄冠。宋梅摯與諸賢刻詩當其時。已賞貴之。曰銘石有建康留守馬光祖銘。二石痺于紫烟。色理亦不稱。堂之背修竹數千挺。來鶴亭踞之。從鳳游堂而左。有歷數屏爲天桃叢。桂海棠李杏數十百株。又左曰擘秀閣。特爲整麗。閣前一古榆。其大合抱。不甚高。而垂枝下。飲芙蓉沼。有潛虬渴猊之狀。沼廣袤十許丈。水清瑩。可鑒毛髮。沼之陽壘洞庭宣州錦川武康雜石爲山。

擘巒洞穴亭館之屬。小于東園。而高過之。其右則小滄浪。大可十餘畝。匝以垂楊。衣以藻蘋。儵魚跳波。天鷄弄風。皆佳境也。南岸爲臺。可望遠。高樹羅植。畏景不來。北岸皆修竹。蜿蜿起伏。小滄浪垂盡。復得平坡。一四周水環之。華屋三楹。大抵奇卉名果。如頻婆楊梅桃李異種。白蒲桃尚繁茂。足餽飮。其蘭菊可盆而植者。則無幾矣。考周公瑕所撰舊志。堂閣亭館池沼。以百十計。呼園父問之。十不能存二三名。亦屢更易。豈爲錦衣之後人。不能歲時增葺。就頽廢耶。抑詞人。

多。夸。大。若。子。虛。亡。是。公。之。例。云。爾。余。一。游。西。園。遇。花。時。所。得。會。心。倍。于。東。園。蓋。尤。耿。耿。云。

鳳凰臺者舊建初寺之後一日保寧寺在聚寶石頭之間稍隆處也宋元嘉十六年有異鳥三五彩集焉寺僧正顓哀土爲臺識之或云秣陵王顓未審孰是唐李白侈其觀有三山二水之句學士大夫想像其雄峻瑰麗之勝而願游焉乃其踪跡漫漶不可復識徐錦衣天賜以其地之近又與所營菟裘鄰也崇其土則曰鳳凰臺疏井而甘則曰鳳凰泉而傍阜之高

者曰鳳麓臺爲堂以冠之後軒臨渟碧池鳳凰臺之後阜更高者叢石爲基飾以佛宇曰叢桂菴其他有古樹修竹之類余時與騏兒候客未至相與縱步則以積潦故輦舍摧圯兔葵旅生臺亦痺隘舉目無所覩見意甚倦之啜主人茶一盃而出園丁強作解事語指墻外一墩曰此真鳳凰臺已視之乃塊土峻上可二仞許土色正赤兒子疑之余笑曰非也臺故哀土以人力成耳今此殆息壤哉後遇朱彬州衣云鳳皇臺本僉憲阮丈里居後有鳳凰泉水甚冽而甘余

當謁阮質之雖然奪徐以歸阮將無兩虞芮也

魏公南園者當賜第之對街稍西南其縱頗薄而衡甚長入門朱其欄楯以雜卉實之右循得二門而堂凡五楹頗壯前爲坐月臺有峰石雜卉之屬復右循得一門更數十武而堂凡三楹四周皆廊廊後一樓更薄而皆高靚瑰麗朱甍畫棟綺疏雕題相接堂之陽爲廣除前匯一池池三方皆壘石中蓄朱魚百許頭有長至二尺者柎欄而食之悉聚若纈錦又若炬火爍目魏公方合六卿之長佐時余與先至者四五

人從右方十餘折而上得亭樓一小飲其中八九行而客俱至乃從左透迤而下甲館修亭複閣累榭與奇石怪樹繡錯牙互非枳履則棘冠其左折而下覩匠氏方西嚮而治軒三楹不暇入主人肅客大合三部樂轟飲至一鼓乃罷去大司馬陰公謂余公之第西圃其鉅麗倍是然不恒延客客與者唯畱守中貴人大司馬及京兆尹丞耳居三月所大司馬吳公復延余于茲園時陰公俱物故矣酒數行不勝西州之感乃起訪所新治軒者而憇焉其麗殊甚而枕

水西南二方皆有峰巒百疊如虬攫猊飲得新月助之頃刻變幻世態殊絕時客爲大司寇陸公少司寇張公不甚宜酒余宜酒而意忽忽不樂飛數大白乃別

余始飲魏公僅月餘而有犬閱之役間以陰公言風公公曰固也俟西圃之菊繁而後與二公會非久公病矣陰公卒公亦繼卒會公之世子繼志等以誌銘見屬而余往釀椒漿焉世子以其仲父錦衣與崇信伯費公治具于西圃而請曰先公嘗言之不忍食也

余乃強往蓋出中門之外西穿二門復得南嚮一門而入有堂翼然又復爲堂堂後復爲門而圃見右折而上逶迤曲折疊磴危巒古木竒卉使人足無餘力而目恒有餘觀下亦有曲池幽沼微以艱水故不能勝石耳錦衣云當中山王賜第時僅爲織室馬廄之屬日久不治轉爲瓦礫場太保公始除去之徵石于洞庭武康玉山徵材于蜀徵卉木于吳會而後有此觀至後一堂極宏麗前疊石爲山高可以頰羣嶺嶺有亭尤麗曰此則今嗣公之所創也公居平日必一

游游必以聲酒自隨取懽適而後罷去卽寒暑雨雪無間也又指其木曰此爲海棠爲古梅爲碧桃皆拱矣春時爛熳若百丈宮錦幄公能一來乎余領之姑與崇信小飲而出

盡大功坊之東爲東園公之第三子繼勛宅今所稱四錦衣者也嘗第武進士領南錦衣篆自免歸里主人爲東園公愛子所授西園爲諸邸冠顧以遠不時往益治其宅左隙地爲園盡損其帑凡十年而成願以病足多謝客客亦無從跡之已丑春四月七日忽

要余與大司寇陸公游焉入門折而東南嚮有堂甚麗前爲月榭堂後一室垂朱簾左右小庭耳室翼之後加鐻焉計奉其九十老母以居者也主人爲具甚豐大合樂以饗酒二十餘行散殺以餽從者乃起折而西得一門則廣庭廓落前亦有月榭以安數峰中一峰高可比到公石而不作殭叢空玲瓏莫可名狀問之主人曰余此故公郡中物也往年公郡中人艱食而吾幸有餘米故亟得之然道路之費已不貲矣北有危樓其趾已可三尺凡二十餘級而登前眺則

報恩寺塔當窓而聳相輪復踞其上二丈許得日而
金光漾目陸公絕叫以爲奇啓北則峰巒環列若巫
女鬟青翠百態相與咏賞佐以酒炙久之乃下稍進
則有華軒三楹北嚮以承諸山余乃躡右級而上登
頓委伏紆餘窈窕上若躡空而下若沉淵者不知其
幾亭軒以十數皆整麗明潔向背得所橋梁稱之朱
欄畫楯在在不乏而所尤驚絕者石洞凡三轉窈冥
沈深不可窺揣雖盛晝亦張兩角燈導之乃成武罅
處煌煌僅若明星數點吾游真山洞多矣亦未有六

喻勝之者水洞則清流泠泠傍穿遶一亭瑩徹見底
朱鱗數十百頭以餅餌投之駢聚躍唼波光溶溶若
冶金之露銚頴茲山周幅不過五十丈而舉足殆里
許乃知維摩丈室容千世界不妄也所至皆有酒脯
以佐其勝尋暝色起絃管發主人布几于樓之下再
張宴于堂酬酢久之街鼓動矣回首恍忽若夢境命
筆記之

萬竹園與瓦官寺鄰故人湯吏部元衡詹翰林東園
邀游焉時少司徒方公與余俱爲客而余屬瓦官之

主僧燒筍蕨合酉菜羹佐起麵餅四人者食之而甘次第禮佛像登重建所謂瓦官閣者徙倚久之乃出不百武抵園亦魏公家物主者爲邦寧公嬖子也辭疾不出使人具茗焉園有堂三楹前爲臺臺亦樹數峰墻可高數仞朱樓扁鐫甚固啓之亦殊壯蓋其所栖宿處也堂左廂三楹亦可布席自此以外則碧玉數萬挺縱橫將二三頃許偃蹇自得幽深無際赤日避而不下涼颼徐發惜頗爲積潦所敗主人有餘力置之羅衿香澤中不能爲此君作緣又不能鑿池引

水以益魚鳥之致令人有餘憾耳使付吾家子猷當爽然作淇渭間觀湯詹皆能飲詹酒後耳熱談天便是重覩鄒衍二青衣老而能作洛生咏嗚嗚動人皆浮白之一助也酪酏始別

徐三錦衣者東園君之仲子而鳳凰臺主人也余游鳳凰臺去主人第小遠煮茗相問訊旣而詣余則以一刺報之仲夏之廿四日雨晴霽闈者復得主人刺次日質明偶過方司徒司徒迎謂三錦衣相訪乎余曰訪而不及見也司徒曰見我見而請于我曰幸公

與司馬公之報訪也。晨使蒼頭闖我闥，詢之則盛其
供，張掃門以候矣。余領之入部，畢還過方公公，遂拉
以同行。及門，主人嚴服肅客，薦茗已而穿中堂，貫複
閣兩重，始達後門。門啟，折而東，五楹翼然，廣除稱是
爲月榭，以承花石。置酒堂中，十餘行，三飯皆有侑，乃
復折而東，啟垣則別一神仙界矣。始由山之右躡級
而上，宛轉數十武，其最高處得一樓，而憇東北鐘山
紫翠，在眼，復汎大白十餘行，自是東，其實下土，迤邐
皆有亭館之屬，伏流窈窕，穿中石橋，二麗而整，曲洞
二蜿蜒而幽深，益東則山致盡而水亭三楹出矣。亭
枕池南而北嚮，啟扉則三垂之勝可一覽而旣。池水
清冷，鑿毛髮，萍藻時競，朱魚有徑尺者，鼓鬣自恣，奇
峰峻嶺，參差岸壘，怪木壽藤，膠互映帶，朱樓畫閣，上
割雲而下齧波，真使人應接不暇。大約其麗埒魏邸
之南園，而廣勝之園之廣，不能如東西二園。而山之
壯麗勝之。余茲游，出意外，甚適。小缺陷者，主人執禮
謙甚，不能去襪，馘方公，嗇于飲，無爲酬酢。家又夙邀
客如公，瑕幼于之類，已在館矣。力辭乃得先別。

徐氏兩西園之外復有稱西園者一曰金盤李園魏五公子邦慶之別業也去石城門可一里而近門俯大街有堂三楹頗卑淺後爲臺循臺而東北轉可三十武椰榆挾之高楊錯植綠陰可愛更東蔬圃麥隴彌望又三十武有堂三楹堂之陽爲廣除其南爲臺列湖石四五下植牡丹以纓絡栢叅之堂之陰疊石爲山高不尋丈具體而已其趾皆鑿小溝宛曲環遶可以流觴而不知水所從出處山之麓爲亭亭下爲洞洞不能五六尺倚墻而竇竹扉蔽之或云墻後復

有山山之中有池當是流觴之水之委也重堂複閣可以眺而數然不可卽矣左右老栝八株大者合抱偃蹇婆娑生意適盡自此而西南徑屢折籬落間亦有木香茶蘼之屬尚餘少花傍植梅杏烏桕皆可實根旣爲藤蔓所制計得少實付之鳥雀而已又西南有屋數十楹甃甃繚之前樹粉墻其西爲垣垣之外竹萬箇雜高榆數十與落照相新鮮歸路稍東北始得水頗渺瀰疑卽所過屋後池也亭西高阜亭其上曰碧雲深處可以東眺朝天宮北望清涼瓦官浮圖

金陽詩園記
烏龍之靈應觀亦有佳處也大較魏氏諸園此最寬
廣而不爲倫列得洛中遺意然以蕪不治故遂不能
與他園抗使用五百金授丘壑胷中人治之當使稽
阮抱臂相尋不復他詣矣金盤李者得之故李將軍
金盤事誕妄不足信

徐九爲魏公叔第與公府相對而居今年三月之十
二日邀余與太宰楊公少宰趙公大司寇陸公爲牡
丹之會入門廳事頗壯然北向從右門折稍西南則
廳事轉而南向益壯前有臺峰石皆錦川武康牡丹

十餘種在焉時五日之內爲會者三而花事皆向殘
獨此猶嫣然主人小設酒茗而已俄復肅客右啟一
門則廳事更壯而加麗前爲廣庭庭南朱欄映帶瀕
一池池三隅皆奇石中亦有峰巒松栝桃梅之屬亭
館洞壑繁錯皆加丹堊左右畫樓相對而右獨崇据
石臺爲三層時久旱甫得雨意甚暢登樓而飲則烟
霧羃歷忽近忽遠皆有姿態主人具席于堂甚豐余
謂趙公得無難子復古編乎趙公無以應曰是侯家
非吾編所能約束也至街鼓動乃別主人之右方園

尤麗卽鶯于魏公所謂南園者也

莫愁湖園者亦徐九別業也出三山門不數百步而近其園左有樓臺水閣花榭之屬而以泮水故多摧塌主人疲于力不暇飭然其景爲最勝蓋其陰卽莫愁湖衡不能半里而縱十之隔岸坡陀隱隱然不甚高而迤邐有致趙司成王光祿沈比曹袁左軍置酒于中樓四壁皆壞意甚危之然得以縱目無所碍時夕日將墮山水暎幕宛若李將軍金碧圖呼酒甚暢第歸而聞吾仲氏訃益一轉盼間哀樂相禪極矣自

是不敢復及莫愁湖不然吾安能一月不一詣也

同春園者故齊藩之薛孫某所創也余嚮者從家弟敬美所得許太常園記而豔之宗人光祿湯徐二比部邀余游焉其地在城西南隅去某之居第武可數也入門可方駕轉而右闢廣除豁然月臺宏飭峰樹掩暎嘉瑞堂承之堂額故邢叅政一鳳古篆自是復得一門有堂曰蔭綠文博士彭隸其額二書皆名筆太常所謂垂柳高梧長松秀栢綠蔭交加覆于欄檻者是也堂北嚮其背枕水而閣曰藻鑑却南嚮傍爲

漱玉亭太常所謂亭下有泉泉外植竹千挺泉流有聲琅玕成韻余再過之不聞所謂泉聲也壘上石爲山逶迤下上有亭臺館榭之屬多牡丹芍藥當花時爛熳百狀大足娛目主人今逝矣故不恒扃閉羣公時時過從以故聲稱與東西二園埒實不如也

仲夏廿五日亭午散衙報謁諸公過許中貴飯我于涼堂不豐而旨爲一飽自陸司寇所還有土垣橫亘且里許其中皆竹而北其實闢而入叩之乃武定侯之故園也面東一軒稍入復得一堂亦面東又十餘

武水亭三楹臨池南嚮又數十武復得一池其外皆菴竹大者如盤去西可三十丈而殺南北總五十丈而羸東則汗漫無際矣鸞稍翔空畏日不下輕颺徐來憂玉敲金三伏之際不待遇阮公然後把臂入林也侯家燕中歲使人收其羨可百金第不知是威襄公故墅將永嘉大長公主所創否其左爲故寧國大長公主府文皇之同母女弟也下適梅都尉殷都尉爲建文君將重兵鎮淮安京師平第徹備而不入謁奉朝請之三年以嫌爲怨家都督趙曦譚深夜扼

之水死。上雖快而憐之，捕誅曦深，所以慰藉公主。良至官，其三子皆孝。陵衛指揮使今有視錦衣篆者，公主府堂前後皆毀圯，僅大門在其園。亦皆竹，廣袤與武定園埒。然竹之巨麗不逮也，亦爲之一步而出。

市隱園者，故鴻臚姚元白園也。姚君蓋嘗刻周公瑕所撰記與故顧尚書璘、許太常穀、邢侍講一鳳、張察幕之像、彭徵君年。今余洗馬孟麟諸賢之詩，其稱栩園之勝，不容口。余讀而豔之。今年五月，且盡吾鄉張

幼于與公瑕俱至都，幼于與薛鴻臚者邀余游焉。時姚君物故久矣，過其子諸生某居，相與要人堂後一軒，雖小，頗整潔。庭背竒樹古木，稱是。復轉而東，一軒中頗敞，出古畫墨蹟之類，亦間有佳者。評騭少時，苦茗佐勝，出門穿委巷百餘武，始得園。叩北扉而入，有茅亭南嚮，偃僂猶姑，憤其左小山，以竹藩之，不可登。則姚生之仲弟所受也。前爲大池，縱橫可七八畝。其右有平橋，狹僅容足，蜿蜒而前，橋盡得平屋五楹，中三楹所謂中林堂者也。堂後一軒枕池，曰鶯羣閣，半

全明詩圖記
敞矣以攷公瑕記所稱某亭某橋某館某臺者今皆
不可復跡豈鴻臚之締飾不能保之身後耶將公瑕
文士誇誕難信耶時久旱得雨甚快坐閣中雨復琅
琅已而平波盡鱗蹙風欲立遙望所謂小山者黑雲
幕之殆若潑墨意頗灑然而主人酒炙乃不時至蓋
幼子實悞之會余與薛各有所携壺榼且酌且談移
時而主人之具至則頗腆相與盡適而別得詩一章
云

武氏園者憲副武君之弟大學某所構也始鴻臚江
陰薛生爲具要大宗伯姜公大司寇陸公少司徒方
公少司寇李公與余游方山余以遠不可乃謀之萬
竹園從瓦官寺乞齋供畢而姜公于園之主人有所
避乃西南行里許得武氏園而休焉園有軒四敞然
無所避日其陽爲方池平橋度之可布十席橋盡數
丈許爲臺有古樹崇峰之屬菜竹外護池延袤不能
數十尺水碧不受塵時聞漉漉聲蓋清溪所借流也
其右方有精舍啟鐻而入堂序翼然又西一樓雕梁
畫棟陳張頗麗而中供吳偉所畫仙像殊不稱薛生

金陵詩話
云武靜歛不涉外事而奉佛亦好長生之道時捐橐
爲施審爾一佳士也姜公陸公談余與李公飲方公
湛然其間兩不違性近瞑而散

吾至白下凡三過王貢士杞園園在聚寶門之西可
半里度委巷轉至其處門對大河河之北爲帝城
入門得一堂三楹更南嚮庭中牡丹盛開凡數十百
本五色煥爛若雲錦時宴余者繼山鴻臚華松光祿
也與余皆王姓主亦王姓大奇綉毬花一本可千朶
後二旬許復游焉主之者趙司成也從牡丹之西竇

而得芍藥圃其花蓋三倍于牡丹大者如盤白于玉
赤于雞冠衰露迎颺嬌豔百態茉莉復數百本建蘭
十餘本生色蔚淳可愛傍一池云有金邊白蓮花甚
奇時葉猶未錢也明日復游焉主之者宗伯姜公少
司冠李公也則興已闌矣于洛中擬天王院花園于
蓋具體而微

同景李公少隕與日闌矣于谷中繼天王謂其園于
音相葉辭未幾也即日對執無主之香宗於美公少
十繪本主可獲教可受對一此云有金蟻白蟻其
赤干籜銀稟氣吸颯欲體百蕙茉莉煎煉百本其
而歸其藥圃其芬蓋三於干坤大香收盤白干王

序東園

左輔王維楨

東園者中山武寧王六世孫園也中山王當 高皇
帝義起時甚有功能天下既定乃勞功臣令遂休逸
之樂賜園一區在中山王賜第之東王拜而受之至
今六世孫東園公更新之因自號曰東園意章君德
表先烈志弗忘云東園公又有園在第西稱曰西園
有劉宋時鳳凰臺居其中即唐李太白南游金陵故
嘗賦詩者也臺今存者少半其園主因遺墟施欄檻

序東園

其。上。平。鋪。瓦。甃。可。班。坐。傳。觴。客。游。者。則。拾。級。而。登。登。之。則。南。都。諸。勝。轉。顧。咸。收。客。未。嘗。不。仰。嘆。高。皇。帝。開。創。之。勞。與。中。山。王。左。右。之。勳。也。東。園。爲。人。謙。恭。能。下。士。好。客。客。卽。冗。散。卑。官。來。東。園。公。必。罄。折。迎。之。無。敢。傲。慢。失。禮。士。以。此。多。焉。故。南。都。縉。紳。大。夫。之。論。好。游。者。恒。曳。履。于。東。西。兩。園。之。間。今。日。東。園。宴。明。日。又。西。園。宴。或。連。十。數。日。皆。有。宴。而。東。園。公。皆。執。禮。若。初。未。嘗。見。困。頓。容。也。癸。丑。之。春。余。嘗。從。東。園。公。游。因。遂。登。鳳。凰。臺。焉。余。感。李。白。負。絕。世。之。才。乃。令。流。落。江。海。之。漉。於。已。吟。嘯。不。得。一。見。明。主。則。惻。然。罷。觴。欲。下。焉。東。園。公。固。止。之。左。手。持。觴。右。手。指。視。余。曰。日。且。暮。矣。花。又。欲。謝。矣。獨。奈。何。弗。歡。由。是。觀。之。東。園。公。蓋。察。四。時。之。序。而。悟。生。人。之。道。固。達。者。流。也。

之山而得主人之園發於此也
又於此矣而奈所遊於山長時之東園公卷卷曰
公因北之空手執筆六年許賦余曰日且暮矣
遊息園記

遊息園記

明 顧璘

東橋子築園居室之後表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
徑通步餘盡蒔植以延叢縟修竹後挺嘉木前列周
除芳卉美草期四時可娛子常曰疊山鬱柳負物性
而損天趣故絕意不為中亭曰愛日本以奉先驗封
公曰天平今無及矣虛窻淨几宜飲宜讀西有謀道
齋三楹置諸孫讀書於中佔畢可悅耳作載酒亭以
待夫問竒來憇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

息園記
密坐談農圃醫藥之事恒至移日相向爲緣率室居
則掩視納息存吾元和起則觀童子理圖史之帙時
寄雅抱命之曰息園其南乃有廣圃連數十頃頗雜
池沼屋廬其中達于清溪非盡顧氏有按志當爲謝
尚江總故宅今廢爲墟而齊民業之闐闐間所絕無
也檉榆蒲葦掩映森蔚風靜鳥鳴音變巧慧夏鶯好
飛移往來擇蔭暫息倏爾逝去鷺散立青蒼中皎若
積雪時驚起翻迴水上久乃復下居人多蒔蔬養魚
雜治生業或星散居皆有徑可往吾園開戶向之籠

取其勝時與二三子曳履周遊無異深林窮谷之趣
此又鄉鄰所以息我者與夫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
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
一止一生壽乃長久然則息也者寶形養神之道具
是矣造化遺我以年先人遺我以地鄰里助我以勝
我顧糾纏外物而不知形神之爲貴殆莊生所謂倒
置之民乎

載酒亭記

明 顧璘

東橋子學圃多暇時有好事之賓命駕載酒款于息園討論古人竒字辨義析疑日樂其趣殆且薄芻豢而鄙絲竹矣無所于憇乃結竹覆茅作亭西隅以展遊息未知所名客有遺余俞紫芝小篆載酒亭額者若指揚子雲載問竒事適與意會遂揭之楣常考子雲生漢季清淨淡泊逡巡執戟踰三世而不遷薦志太玄法言之文以傳百世可謂不賢乎然浮沉濁世

不擇所托至其晚節投閣以歆累符命以莽喪又何其憊也多聞將焉用之哉或曰雄非愚人也欲苟生成書耳生既苟矣書於何有此又惑之大者也嗚呼見不明則志亂志亂則交瀆交瀆則胥溺並喪以没于邪雖他美莫之贖不亦可懼也夫

屏山小隱記

明 顧璘

凡居恒藉山水爲勝山以屏水以鑑非徒爾也屏于山則端凝尚體峭厲尚節而吾有得于實鑑於水則量以容席智以澄別而吾有得于虛若夫日月烟雲之麗草木禽魚之生晦明慘舒之變以達其用以成其文一皆有助于德此真知山水之情者然也吾南山之居遠水而獨近山故唯屏焉是賴山北環而南正北如駝如象勢若奔湊者爲小石大石迤東伏而

屏山小隱言
忽起曰戴山特高且奇者曰牛頭花巖祖堂三大峯
透邇南迴其上佛宇緝碧可覩正南與吉山對獨立
不倚形凹突如筆格諸山旦暮異采紫翠交映雨作
則吐雲蒸嵐因風蔽虧或有或無不可辯過是岡巒
連延弗斷然不甚高而亦無名西南蒼林鬱然而近
曰廟山西山高者在江北車青橫黛隱隱來赴如人
知心夢寐潛達吾廬處其間藐焉迴丘之麓顧左左
見顧右右至前瞻後矚皆莫避去或角巾杖履出戶
四望山所雲見悉爲我有使吾舍城市而婆娑於此

凡以屏故故取以名吾居有笑者曰牛頭花巖名阜
也游者沓至至則得之諸山則此方之人所環居也
子獨屏之何耶予諭之曰凡言得者以心不以目余
疆盛時志在四方每欲抉雲漢攀日月垂光旂常之
上時一至山率目寓心徃弗能有之而山亦不吾與
乃今動躡神恧度無所用其愚然後一篤于泉石始
駸駸入今無間矣儻諸人猶吾少心則固有勝者在
也雖家山中殆天壤哉亦遽曰屏焉屏焉吾不之信

北山移文
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
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
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
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
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
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獵筵
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
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喧
囂犯其慮牒訴倥忽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架卓魯
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徑
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
鶴怨山人去兮曉猿吟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嘯列壑爭譏攢峯竦

北山移文
一
謂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汚綠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西巖與子姪書

宋 雷次宗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于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于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

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良朋凋索。續以屢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尚于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頓。尚可厲志于所期。縱心于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于良辰。偷餘樂于將除。在心所期。盡于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白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陳仲醇曰。余考室山澗神體頽寂。每讀此語。實獲

我心。

記游石城山中語

左輔王維楨

茅公嘗與余游石城山中其時三月矣而桃尚未華
茅公訝之而問故余謂草木期雖至猶須日暴之乃
發耳今四面連峯雲霧恒覆其上見日最難桃華能
乎故得日苟先梅常侵臘得日苟後桃乃失春斯未
足訝也

佳山寺後

出龍江關外望佳山寺後一帶長松平沙細路中有
梵宇叩舟子但莫得其名蓋山川善藏每不許俗人
容易唐突舟中想像寫此以待它日按圖之索耳

觀音門

泊舟觀音門外數日爲石尤所阻因得遡門之左沿
城一帶看嶙峋突兀之勢步步欲令老米下拜借此
石交少忘逆旅之苦

弘濟寺

侍家嚴暨薛千仞先生李季寅盛伯舍詞兄小酌觀
音閣怪石如林長江如練笑聲酒浪幾與潮音相答
恨歸途雨促不得縱步過三台洞猶是胸中缺陷

燕子磯

余往過燕磯俱從金陵五月十三之遊每恨江山幽
靜之趣盡以笙歌鼎沸中抹殺今年侍家君東下會
石尤所阻戀戀于下者數日時寒江凄清山骨俱冷
其中深遠澄淡之致使人領受不盡因思天下事境
俱不可向熱鬧處着脚

江中望栖霞
去年余讀書攝山每一登頂望長江之帆影如飛今
在江中遙睇峰巔何啻故人初落筆時以爲極得其
似及畫畢推蓬又相去殊遠或曰帆隨湖轉望衡九
面非謂今日誦乎爲之大笑

江中日落

放舟泊孤洲灘上時日銜山矣明霞射彩與水光相
盪急走筆圖之此畫中夸父也

金山

乙丑丙寅余登金山者數次嘗思作圖竟不可得今
從舟中遙望偶然欲畫頗寫其意坡翁所謂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豈欺我哉

玉山

江滸有玉山寺偶登其亭喜江中巨浪與脚底巉岩
相搏但轉入僧舍崇墻密扇不許江容山色入來殊
覺悶悶恨不掬江心數頃盪去俗構庶不點穢佳山
耳

古銀山望金焦

晚登古銀山望金焦兩峰如輕鷗浮水上信筆點染收之尺幅因思吾輩胸次原包六合內外若肯放開手眼則十洲三島玩弄腕股間耳倘戀戀牖下甘心蒙面向井甕中討生活吾不爲也。

紫陽洞

過昭關入紫陽洞江流有聲斷崖千尺殊有高曠之趣因思吾家有明霞洞日在几案間今數年于茲隔在萬里秦莽之外此洞不幾爲我輩避秦窟宅耶昔人謂看真山水必曰似畫看畫必曰似真山水

此記龍友活景也併不須畫幅

六朝事迹

宋 張敦頤

六朝宮殿

吳孫權遷都建鄴徙武昌宮儲材瓦繕治太初宮晉
 琅琊王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即太初宮
 為府舍及即帝位稱為建鄴宮更明帝不改至成帝
 繕苑城作新宮窮極伎巧侈靡殆甚宋齊而下因之
 稱為建康宮以此攷之六代宮室門墻雖時有改築
 然皆因吳舊址也

石城

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冶城

今天慶觀即其地也本吳冶鑄之所因以為名晉元帝大興初以王導疾又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鑠不利遂移冶城于石頭城東以其地為園

金城

金城吳築晉桓溫咸康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後溫北伐經金城見為琅琊時所種柳皆十圍因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臺城

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建康宮注即今之所謂臺城也

白下

本江乘之白石壘也齊武帝以其地帶江山移琅琊

居之唐武德元年罷金陵縣築城于此因其舊名曰
白下

朱雀門

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南渡淮水亦
名朱雀橋對吳都城相去六里爲御道夾御溝植柳
其上

真武湖

吳後主皓寶鼎元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
巡遶殿堂窮極伎巧本朝天禧四年改爲放生池今
城北十三里有古池俗呼爲後湖見作大軍教場處
是也

景陽樓

宋元嘉二十二年築至孝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
因名之今法寶寺西南遺址尚存

新亭

宋孝武卽位于新亭城南十五里俯近江渚

白下亭

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

門

雨花臺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于此感得天雨賜花天
厨獻食

聽箏堂

晉元帝幸謝安宅命讌安侍坐使桓伊吹笛為一弄
畢又撫箏按徽金縢曲聲伊慷慨俯仰可觀安淚下
霑襟

馳道

宋孝武帝作馳道自閶闔北出承明抵玄武湖十餘
里為調馬之所也

大江

西接江寧界東接句容界北接真州六合縣界沿流
一百二十里周世宗問孫忌江南虛實忌曰長江千
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師

秦淮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鑿鍾山斷金陵長隴以
疏淮

橫塘

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

霹靂溝

王荊公詩云霹靂溝西路柴荆四五家憶曾騎款段
隨意入桃花在城東五里

青溪

今縣東有渠北接覆舟山近後湖里俗相傳此青溪
也其水迤邐西出京都記云京師鼎族多在青溪
北有江總宅

邀笛步

在城東南青溪橋之右今上水閘是也晉書云桓伊
善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
吹之

桃葉渡

在縣南一里秦淮口桃葉者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
妹曰桃根獻之詩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不用
楫者謂橫波急也嘗臨此渡歌送之

白鷺洲

六朝事蹟
在城西南八里對江寧之新林浦唐李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景陽井

臺城中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皆井謂此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

白楊路

縣南十二里石山岡之橫道是也宋袁祭常酌于此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怪而問之荅曰吾侶偶游非知音也

謝安墩

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

桃花塢

在蔣山寶公塔之西北舊有桃花甚盛今不復存

射雉場

在縣東二十里齊東昏侯置射雉場五百所皆以七

寶裝翳

烏衣巷

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劉禹錫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長干

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棺寺南巷西頭

出大江

藏冰井

覆舟山上有凌室乃六朝每歲藏冰于此也

麴池山土膏藪室八六神於效熱水于北也

熱水井

田大丘

西浮籍

吳郡錢希言

長江

揚子江漸小信僅達皖城口大信乃至小孤山下而
還不復過潯陽矣唐人詩潯陽向上不通潮以此

京口

潤州故有西津渡名最古而無題詠獨孟襄陽揚子
津望京口詩有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之句疑卽
稱此地歟

西浮籍

金陵

石帆瓜步群峰與幕府盧龍相倚角大江流金陵界者二百餘里稱天險焉

燕子磯北頰大江與弘濟相望磯之得名非王謝美談徒以其形如燕子耳景亦孤絕僅僅一卷

石頭城吳時悉土阜後乃墉山爲城塹江爲險耳張九齡有候使石頭驛詩念君石頭驛寄書黃雀樓談者以茲山當楚之九疑云

新林浦一名新林港在今西善橋謝朓之宣城出新

林白板橋賦詩紀事故李白有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之句也

三山卽晉王濬伐吳地三峰排列若几案間物雖無取秀拔駢羅而澄江如練風景依然千載驚人佳句故當掣節

秦淮與外江夾二洲曰白鷺宋曹彬大破江南兵駐於此李白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摹寫曲盡

歷陽

橫江渡與當塗牛渚磯相望此處風浪迅猛商帆多
從夾中行故李白登昇元閣詩有人言橫江好我道
橫江惡之語

姑孰

采石山枕牛渚之北謫仙樓在焉樹木蒙茸峰厓陡
削江流齧亂石作灑灑聲舟行可攀蘿而上不知太
白精靈何之能復騎鯨下雲中否也

此去牛渚山僅里許山下有磯古津渡也温嶠燃犀
袁宏詠史晉人風流多不傳特傳衣錦捉月事以爲

遊茅山錄

宋 周必大

九月乙丑朔夜雨丙寅早雨止挈家遊茅山出溧水
東門二十里飯張野坊又二十里少休天王院微見
日色又二十餘里至茅山鎮又里許入崇禧觀嘉祐
中知句容縣陳倩校修句曲山記云觀對筆姥山記云
吳大帝孫女升仙於此故名本陶弘景華陽之下館唐貞觀九年
立觀本朝改今名兵火焚蕩秦會之家復修之晚置
酒三行山中宮觀所入豐厚遊人至例接待云按記

言大茅山在崇壽觀北獨高處大茅君諱盈中茅君諱固小茅君諱衷是日行道中望岡阜西南來勢若連環既赴三茅而尾北擲馬上口占云千峯溧陽來勢若西南奔遙拱三茅峯不敢迫至尊近三茅無山三茅如軒縣次序儼弟昆正西關夷途羣仙之所門至今不泊宮徃徃彌旗旛此山之大槩也須遍遊乃成章丁卯夜聞雨聲平明遽止挈家遊山北五里入新創白雲崇福觀紹興壬午太上賜額道士王景溫主之山勢環抱右倚白雲峯自此登中峯左帶龍山及石培峯

山多石得名

前對赤山望之如以巾幕覆冠冕其內即湖也又二三里至三茅祠宇宮按記云在中茅峯西側天寶七載立精舍今之觀宇甚平常頗有宣政士大夫如李彌大輩題字知宮黃見止濮州人次上昇元觀本在山頂建炎間移此望大茅峯在東南次上昇元頂謁白鶴觀按記云漢永平二年立殿下有壇即三茅君飛昇處壇松已半枯右廡有小軒望川原甚廣自廟下嶺至大羅源記云在中茅峯之西若自正路來則稍迂二三里此處有清真觀正在白鶴廟之背每歲觀會必設御

齋上登極罷之諸觀皆有茅君像而此觀獨無棟宇

亦弊陋惟新創真武殿甚偉酌丹砂泉記有祠宇宮

茅後疑出門踏叢篠訪卧龍松根盤如龍枝如覆屋

即此常有道人結菴其下時覩巨蛇出没遂去之又入山

一二里入張椿齡凝神菴菴坐中峯殿亦對赤山湖

而稍偏其左即白雲峯隔峯即崇福觀白雲峯與中峯相連其

右即小茅峯也椿齡字達道太上數召見賜御書衣

服白羽扇天鷲毛為羽沉香柄茶磨色正紫而底青漆其外如

椰子刻御製銘云截漢玉琢蒼籊鉛運頂秉成塵後

有損齊二字今上亦賜御書扇面樓閣華煥酒味清

嘉椿齡傷足不能行戲作小詩云仙師足厭踏京洛

亦復懶控茅峯鶴遺形聊示德克苻閉目定從陳鐵

脚事見山記朱自英傳次入黑虎谷訪劉簑衣坐小峯對中峯

簑衣恩州人與語正而不夸太上嘗召對賜賚皆不

受冠履質朴異乎張君自此復出官道歸飯崇禧日

已過午往復約二十里飯過西楚王澗又有東楚王

澗記云楚王立寨得名入五雲觀記云在華陽洞西門本王欽

若置道館欽若死其妻請立觀景祐元年賜額晏殊

撰記便道至玉柱洞洞深數丈中有石柱篝火一遊

而出數十步間即華陽洞道書云華陽第八洞天張方平諸名

人刻石洞門穴縈紆側身膝行乃可進纔二十步水

自中來伏流出外為澗遣從者涉水行百餘步得受

籙人所投竹簡而回其源未易窮也由小路上元符

宮宮依積金峯對大茅峯稍偏而以五雲峯為案記云

茅君乘五色雲現此峯昔王畧劉季康相繼居此落成於崇寧

比數百間地勢極高未至四十里已望見其室宇兵

火後無子遺楊存中妻趙氏復葺之視山後堦城殆

未及其半然壯麗已甲宮觀矣都轄徐某知宮賀從

道置酒不暇留相導西過天聖觀觀在積金峯之上

正對大茅峯記云梁天監初陶弘景遷龍子於此參

養本朝祥符三年迎入內尋歸之池在殿下深數尺

其水湛然旱歲輒請禱子已卯春任教官時張子公

迎致祈雨甚驗今有一二在盤中以示遊人云復回

元符宮下華陽橋觀陶隱居丹井其下泉流感沸是

為楚王東澗記云東西澗并華陽洞三度橋涉華陽

宮亦對大茅峯記云在積金山南華陽洞西門本陶

弘景之上館天寶七載立知觀李友文澗之西岡人
出自唐景皇帝其族頗盛次入栖真觀記名玉霄菴
弘景華陽之中館徽宗朝賜今名弊陋之甚日已晚
由小徑歷鄮都山山骨皆石或云舊聞治獄聲因創
太乙救苦天尊殿有博州人王若寧守之又數十步
至餘都正菴死十餘年亭館摧毀廢沼殘花而已此
崇禧之便門也自五雲觀至栖真相去甚邇日短道
險故忽忽耳夜大風竟夕山以北戊辰拂旦乘荀輿
登大茅峯凡十八盤乃至其巔北望中原西北望句

容西南望溧水正東望金壇惟正西皆平原予詩所
謂群仙之所門也上有大元殿以了頭山為外案方
山為內案非金陵之方山殿前有小池殿後有石壇嘉祐以
來張環諸名士皆刻姓名雲飛氣欲雨忽忽下山入
太玄菴登八仙殿殿下池可四尺號喜客泉感沸殊
甚水流為澗入崇禧給烹煮灌溉矣歸崇禧方辰已
間乃挈家再過山北約十里許路旁有磚候刻云崇
元翊教真人陶隱居瘞劍之地宣和封號如此乙巳重立其後十
餘丈四間有名獸二即隱居墓在雷平山西南熙寧

中盜發之紅光屬天磚文隱起銘云云稍前卽玉晨
觀東對雷平山前有大池養龍池及許長史丹井
徐銘并人門有二壇其左卽長史壇刻云真白先生立
其右云是隱居埋名壇也東廊長史手植檜其圍丈
餘西廊左紐檜圍八尺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
觀後有鳳門泉近歲士人曾恂重述山記比陳倩所
按舊記頗詳觀有其板并古碑十餘最佳者隱居新
帖長史舊壇館碑隱居撰并自書數十字又玄靜先
生碑柳識文張從中書李陽冰篆額號爲二絕又顏

魯公書又唐太和七年十月四日禁山勅呼匠摹
二碑及三茅君像賞以千錢自觀西過靈寶院有瑞
像老君殿殿前有周真人養龍池道士王宜言字子
誼號王自在年七十汴人微廟屢授道官不就壁間
挂歐陽小草秋聲賦歸雁亭詩知予居吉忻然見昇
以茶荅之東南行二三里入燕洞宮洞在宮南半里
大石錯立一石橫壓洞口窺其兩旁蓋深窅也或云
道人有縋而入者又稍南卽錢真人誦經崖崖在平
地三面如圍屏西南其嚮真人誦黃庭經于此石文

畧類所倚之迹云知宮吳志道言尚有抱元觀乾元

觀丹沙泓

今有田先生庵
洗出山石甚佳

遠者四五里近纔一二里

而雨大作從者咨怨遂回崇禧獨登華姥山謁孫仙
姑廟是行也山之東周覽無餘山之北再至而遇雨
山之南聞自崇禧五里至分陰泉大茅君洞二里至
八卦臺又二里至潑墨池後回四里至金牛洞次一
里至南華陽洞及崇壽觀有撫掌泉九錫碑次出大
路至南華陽觀道士所言如此既未暇往不復攷證
夜道正吳守卿置酒雨中爇黃蓮香命卜處中鼓琴

黃蓮香青精飯山中詩材也

宋 葉夢得

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
被圖記問其故事山中入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不
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
取知名纔為裂石澗不滿三四尺其高三之不可
余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軍康嘗得入
餘步其言甚奇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亦
過正而詩有頌君直入華陽洞詞取乎龍在翠峯

茅山記
一
而兩大作從者谷怨遂回崇...
姑廟是行也山之東周...
山之南間自崇禧五里至分陰...
八卦臺又二里至潑墨池後...
里至南華陽洞及崇壽...
路至南華陽洞...
黃華香青...
山中...
...

遊茅山記

宋 葉夢得

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日
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不至
大亦無甚竒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
最知名纔爲裂石濶不滿三四尺其高三之不可入
金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百
餘步其言甚夸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嘗
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垂龍左耳來意

當有謂不正爲洞言也。

喬宇遊茅山記

正德辛未歲四月五日至閏明日從西南輿行百二十餘里至茅峯之西麓有玉宸觀門外有古檜十餘皆逾抱紋左紐竒怪可畫入門觀晉許真人丹井及蕭梁至宋諸碑二十有五入道藏白馬老君二殿殿前各檜一株尤古而竒出觀南入六七里至大茅峯下經朝山亭舍輿徒步其峯屹立路蜿蜒而上山半一祠少憩復登至巔有祐聖觀據其上云大茅君升

仙於此其峯眺望數百里可見金壇井邑歷歷在下題名訖乃下山觀喜客泉泉中湧沸如錢數處傳云客鼓掌乃爾蓋贊其異也泉之東崖如劈下有洞深不可入外鑿華陽澗三大書旁多題刻浸滅不可讀予亦題名于側復西行至元符萬壽宮卽陶貞白之宅臺殿偉麗中有二碑一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字一刻元賜印劔環山省劄印文篆九老仙都君印六字玉色蒼潤與劔皆宣和時鎮山之物也緣山而北至崇禧萬壽宮遂登第二峯二峯西三里有小

茅山記
二
峯名積金登之又三里登第三峯三峯以次高下其所祠者亦以三君三君各專其一相傳升仙之地亦如之登皆題名於石積金之石更磊砢可愛山自大峯東折而北相峙盤據凡數十里上皆無木惟形勢崇峻山麓紆隱清泉古杉交雜于下誠棲真之所也

都穆遊茅山記

歲癸亥四月辛丑予至句容將遊茅山同年張汝敬適宰是邑乃相以輿馬出句容東南門迤邐而行地多隆窪兼之久雨新霽值泥淖有沒股者二十里就

民廬小憩東行十五里至蔡墓村又五里經土地祠俗謂之五里廟自是五里抵山麓山有三峯最高者爲大茅峯草被之其綠如傳而茂樹清泉復相映帶予神情飛動命輿夫疾行上山二里至崇禧萬壽宮其東有東西楚王澗自華陽洞西三水合流趨宮之前相傳昔楚威王遊憇於是沈靈官清緣率道士出迓宮蓋梁陶貞白華陽下館入門有崇臺三級甃石堅緻名拜章臺宋徽宗時物官又有陶貞白王遠知祠遠知貞白弟子其教所謂正法主是也坐方丈啜

茅山記
三
茗予欲登大茅峯靈官云峯去此十里遂假其軟輿
出宮東行折而南約五里道始石級躋陟頗艱輿非
挽不得上里許舍輿而徒經朝山亭復上憇半山土
地祠峯至是登已四里去巔不遠殆不止於半也又
上緣崖而行道益峻險金壇諸山遠列雲霧竦慄不
暇顧隨行兩童爲道士各持瓦數片謂可以獲福雀
躍而至若角健者予哂之戒毋失足一里聖祐觀據
峯之巔大茅君升仙處也觀北稍上平石爲天市壇
道士云永樂中於此五埋玉簡左稍下則龍池也池

不甚廣小黑龍十數遊其中取視之長僅三寸昂首
四足目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牡牝蓋蜥蜴類也宋
祥符間嘗遣使醮祭緘二龍於器將獻之闕下中道
風雨惟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洪武中亦命取入
宮五失其四每歲旱禱雨輒應今與山之神同著祀
典重午日祀山神而龍則以驚蟄皆縣官親祀下東
北半里閱喜客泉甃以石圓徑丈深可半尋衆鼓掌
卽湧沸津津如散珠否則湛然山復有撫掌泉在昭
明讀書臺下與此泉同誠異蹟也涉澗東折數百步

二碑屹立草中其一宋景祐間賜觀額敕牒其一晏
元獻五雲觀記又東百步至華陽洞道家書謂三十
六洞之八周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上巨崖如
削有華陽洞三大字旁多昔人題名洞舊塞於泥近
道士通之外兩石相拒狀如掀唇後人累斃爲垣以
防失足而復亭其上以俟遊者自其左循石級俯首
而入崖前點滴下多積水數丈泥仍塞不可以前蓋
洞有五門此南面之西便門也洞又東下數百步有
石柱洞口偪仄容僅一人予疲不能入東北道多亂

石經仙人洞西折歷馬迎街度石梁上元符萬壽宮
宮陶貞白故宅中亦有拜章臺堅緻不逮崇禧臺之
右二碑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大字并前元賜
印劔環山省劄登方丈茅峯當其前還崇禧已暝沈
靈官開宴言歲庚戌三月之望辰刻三茅君現形大
茅峯西足躡祥雲金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幾百人
或曰茅君現形其衣皆雲氣所爲無眉目也夜深宿
方丈左室聞窗外聲澎湃湖滂飄忽颺激如秋江怒
濤又如大將之師萬馬奔騰千里驟至予意是日熱

必大雨虞其妨遊攬衣起徐耳之蓋松風云山空人
寂境乃如是宜陶真白之愛聽也癸卯經茅君殿其
北牆上有道士書周天蟾茅山賦天蟾元季金陵人
博學多伎能然賦無甚奇讀數語卽去旣而沈靈官
偕至方丈觀宋徽宗賜元符宗師玉印方三寸許其
色蒼潤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篆刻精妙非今人可及
元符有法劍一亦徽宗所賜與印皆鎮山之寶也早
食沈靈官陪予出山一里入崇禧觀其右王法王墓
攝衣欲登而阻於行潦墓前一石表猶是唐物與今

之製絕異左表中斷道士續以新石北折幾三里有
古松千株殿角出其中者祠宇宮也宮祠三茅君道
祖有唐刻石北折五里草際遺斷碑一石羊二其一
羊已無首碑字大數寸其僅存者云宗玄翊教陶隱
居瘞劍之地上數百步拜真白墓敗垣荒草上老樹
欲壓元劉宗師大彬刻石表之一里至玉晨觀卽所
謂金陵地肺天下第一福地者也東晉陽羲許長史
父子並於此得道其前池曰雷平真誥謂昔雷氏養
龍之所後人譌爲郭真人養龍池非也池之南爲伏

龍岡上有唐玄靜先生李含光墓不及登觀門列石
古檜十四傳爲許長史手植大逾合抱紋皆左紐若
出人力此可以觀造化之巧近一株瘁什人割其皮
以去道士云左紐檜不止是三清殿前凡六老君殿
前凡二藏殿茅君殿後皆有其一予平生見樹之奇
古者惟常熟之七星檜錢唐之九里松及此而已七
星檜直於梁九松植於唐壽咸遜左紐下視宋元之
木植孫曾耳觀東檜下有古井石闌刻字已半漫剝
摹讀數四逆之以意始辨其字云晉許真人丹井梁

天監十四年重開十六年安闌今道士呼爲陶公丹
井豈以其重開而誤耶觀之兩廡及庭古碑二十有
五其間梁刻者一唐刻者六南唐刻者二予所最愛
則陶真白許長史碑顏魯公玄靜先生碑暨李陽冰
篆餘皆宋刻不能悉讀登白馬老君殿前有周真人
池其水已涸老君象後龕仙人展上公像山志稱上
公高辛時人不知其何據劉大彬題板謂因漢象增
飾之亦未必然也午飲方丈聞法堂東有陰陽井及
觀之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燠故名道士云

此許長史舊迹飲之可以愈疾未刻離玉宸與沈靈官別

王叔承禮茅君記

戊辰二月九日爲茅山遊先是約錫山同志者凡幾輩乃陳生以醒胡生以女病疹周生李生以學御史課其明經浦生以改屋廬過生以內人病皆不果如約同遊非夙約者得浦士煒士美士禮三兄弟云十一日次雲陽道有雪鄰有樓船寬甚會其主他出從榜人借而讌賞亦雪舟一勝也十二日霽有風晨自

雲陽乘筍輿可百里及暮抵山舍張道士樓道士主華陽洞者是夕月大皎跌飲遇仙橋上臨橋有亭軒空四朗懸據絕壑澗水泠泠其下壑上楓香萬樹月影參差紛積酒樂忽雲水道人來擊魚鼓度莊生歎骷髏諸曲良非南華經旨然謂壽如彭祖富貴如帝王皆骷髏用事或莊生者意矣十三日風和日益霽登茅峯絕頂禮三茅君時桃李方花舞蝶翩飛惹袂幽禽百轉樹杪松鼠流躍矯如飛鳥野色寥廓金陵京口諸山與長江明滅遠近爲茅峯設景也山童然

燭導遊玉柱洞洞底石柱瑩如崑玉既又入華陽洞
華陽故大茅君煉丹所梁陶虛白亦由此仙去稱華
陽隱居也濯足清澗歌坐古屈樹莓苔頃許折曲徑
觀喜客泉圓鑑清徹投之錢泡珠纍而起說者謂水
解顏耳是夜月益開朗復飲橋亭成醉隱隱見片白
玲瓏發耀醉中誤謂積雪童子報日月在梨花間也
峯頭燈火際天如銀漢星列蓋日中所遊朱宮緝樓
千疊間矣相與扶醉登華陽洞頂攀枝履危石輕捷
如猱不知身之下上夜半則茅君入夢作月夜宿華

陽洞夢茅家兄弟詩有萬樹桃花醉玉杯之句夢中
了。了。受。茅。氏。真。訣。千。言。既。寤。覺。一。言。之。爲。多。矣。十。四
日出山寒風陰雲欲雨十五日夜次毘陵桃花園桃
花數十畝映月如朝霞忽忽身在華陽夢中也張道
士自稱半仙喜豪酒善爲道家曲不解爲人醮祝言
其師生平自圍棋鼓琴外無他好師之師則惟解曉
魏家叅同契爾乃余觀張之弟子則早夜辛苦起家
如世俗爲其妻孥營營竭狗馬力者然其輩尚睦也
又其後弟子則切切向爭矣余嘗慨惜世人墮落

塵網一來山。山中况茅君。地又號稱羽士流。者顧復。乃爾於乎茅君。不可奈之何矣。十六日錫山舟中作禮茅君記。却寄茅君。亦以諷諸後約者。

梁 陶弘景

倦世情之易撓。迴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寔昭阻而備艱。渺游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旅巖上。心容曠眼。氣宇調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害馬之弊。旣去。解牛之刀。乃呈。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之所尚也。若夫飛聲西岳。邀利東陵。楚湘之潔。吳江之矜。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真晦道。余所弗亟。襲衣

尋山詩
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傳氏百王流芳
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爾乃荆門晝掩蓬戶夜開
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夜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
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壘尋遠巒坐盤石望平原口負
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滌石而
生文草薿薿以拂露鹿飈飈而來群捫虛蘿以入谷
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扈
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蕙風而
舒情乃乘輿而遂往遵巖路以遠游竚天維而標思

愒况忽而莫求眺回江之淼漫眩壘嶂之相稠日斜
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欽巖而起巘值闊達而
成洲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緣磴道其過半
窺渺渺而無憂悟伯昏之倜宕躡千仞而神休遂乃
凌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右憑
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霧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
赴水鷺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泛濫歸田兮翱翔此漭
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长悼茵蟪之危促羨靈椿兮
未央雖鵬鷁之異類託逍遙乎一方願敷衽以遠訴

思扣朝而陳辭。至赤城兮一憇。遇王子而宿之。仰彭
猶兮弗遠。必長年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將尋山而
採芝。去採芝兮入深澗。深澗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
終無曙。深澗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
兮屢迷鳥。鳥迷蘿兮續續。雲停松兮紛紛。停雲游兮
安泊。離鳥棲兮索群。嗟群泊其無所。思參差而誰聞。
既窮目以無閱。句 缺一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以蓬萊。
曰果爾以尋山之志。館爾以招仙之臺。句 缺一孰瀛水
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竟莫知其所

躋。句 缺一

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

卷之八

山中答謝中書書

梁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日夕欲頽。沉鱗竟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纏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無忸前脩也。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

君。

幽清高迥足稱仙隱

茅山長沙館碑

梁 陶弘景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縉紱之士。飾禮容於闈閣。耿介之夫。歛旌麾於門。裔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明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寔。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革禱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茅山館銘
（此處為極淡的刻字，內容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茅山館銘」等字樣）

茅山曲林館銘

梁 陶弘景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兀冗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
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薨比棟。各謂知道。
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為勁好。掩迹韜功。
守茲偕老。

龍鳴山記

明 陶安

至元丙子二月甲午厚齋嚴君治酒殺拉予遊溧陽
龍鳴山卽無想山也時春霽旣久風日暄麗耆英少
俊序齒而行鼓吹前導從藍溪東南行五六里兩山
峙如雙闕相距百步綿亘東趨中夾石田田右小路
隨兩山勢深窅曲折行三四里隘不宜田僅可爲路
又數里山益竒峻輕嵐暖靄微襲襟帽山外崇峯複
嶂杳無窮極少焉峭壁對立狀若華表松杉萬章夾

龍鳴山記

路北轉澗多石底雲深樹茂繁卉被岩鳥聲清碎似
非人間世僧舍雄麗榜曰禪寂門外獨松古秀大連
數抱修篁干霄森列門內寺長老出迎客延坐後堂
扁曰白雲深處其西有聽松軒又西卽韓熙載讀書
堂遺址所植檜猶存其北有甘露室又北上爲招雲
亭氣象空曠攢峯玉立視嚮所歷群山低俯其頂矣
遂躡磴至潮音巖怪石異態百出同遊者疲于躋攀
於是止焉予以一登絕頂爲悵與二三友決意直上
地勢斗峻褰裳援蘿履蒼莽中上有天池沆瀣其水
下飛潮音巖引以給庖其西絕頂巨石雄坦可坐數
十人渺焉四顧心目豁然其東絕頂視西尤高倦不
欲登還飲白雲深處于時暖氣薰席蒸焉如夏淒焉
如秋栗焉如冬觥籌無筭談笑甚歡雖從者樂工各
適其意酒旣長老引客看花徐行登環翠閣已而與
長老別出寺門行幾一里衆以興未盡席地坐分韻
賦詩者久之詩成而歸

遊西梁山記

明 汪循

壬子八月朔偕同袍方君時用會試禮部北行抵蕪湖買舟趨金陵阻風艤于西梁山下日方卓午舟中無聊顧謂時用曰奔趨南北幾經西梁而未覽其勝盍一遊焉乃駕小艇而登二客從之江之涯帶山之麓居賈十數廛貿易四方之殖青郊烟柳門巷連延巨艦小車水陸絡繹宛然一市會也掌封有吏盤詰有兵故地雖僻而盜賊鮮商賈便之山之高百餘仞

而袁不滿一里廣西袁之一面童頰無草木鳥獸之蓄巉險陡峻不通蹊徑援岩而躋比及其半手足痛弱不能躡矣時用倡呼先奮數十步至一岩息焉以手招予予等接踵而至巖空洞可容數十人能蔽風雨俗傳昔有浮圖棲禪于此後不知其終良久喘定氣舒力復勇發直陟其巔乃平地始有草木花卉之屬一巨石怪甚上注於頂下若懸磬欲憑之心懼股戰乃止東偏最高寬砥舊設望江樓以覘寇敵治平久樓不復葺惟立木以見故址在焉邊岩瀕江下有

僧院壁山而立江深不敢俯視遙見其屋數楹如覆水上餘無所有也遇樵子數輩詢其地屬和州訪左羊之墓不省其處因指其路背山而下逾強半有尼菴一座竹木蓊蔚宮宇深邃雞犬聲隱隱出林中叩扃而入坐半餉尼媪再進茗取禿筆題壁以紀歲月而返嗚呼是山也予昔家居未嘗聞也及考圖誌聞而知之未嘗見也今一登焉山川之名勝人物之華侈古今幽顯之跡造作興廢之由一覽而有之觸之於目感之於心覩太平之勝觀而四方之志窮而愈

西梁山記
堅。慨。古。人。之。死。義。而。守。道。之。心。老。而。益。壯。所。得。不。既。深。乎。雖。然。今。日。之。所。得。亦。未。必。不。自。昔。日。之。所。聞。始。也。未。有。未。聞。其。名。而。能。識。其。狀。未。有。不。即。其。狀。而。能。得。其。實。者。也。必。聞。而。後。知。其。名。必。見。而。後。即。其。狀。必。登。而。後。得。其。實。然。則。見。之。不。真。聞。之。不。審。而。欲。強。論。西。梁。山。者。皆。妄。而。已。予。竊。惟。此。可。爲。爲。學。者。喻。焉。故。聖。人。有。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不。其。信。哉。

八公山記

明 唐樞

壽州北門外五里許淮南王安與八賓客所登故臺尚存石上有人馬跡王下士好仙術能以意召八老丹餌雞犬皆仙化然王不能自駐衰何也疑其假托以聚豪英爲後不軌之謀世之欲有所爲多有所托於前不可不致察

龜山記

宋 蔣津

龜山在盱眙縣北三十里其西南上有絕壁下有重淵廣記禹治水以鐵鎖鎖淮渦水神無支奇於龜山之足按張商英龜山水陸院記以佛書考之則五百梵僧遊止之地以仙經考之則太真元君之別治也周明老題龜山回文詩云迢迢綠樹淮天曉靄靄紅霞海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峯千點數帆輕

桓山在...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巳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

遊桓山記

宋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巳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以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

死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使魑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魑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宜不少廖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嗟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二三子。山記中如慧法師廬山陶靖節斜川王右軍蘭亭白傳大林寺蘇文忠赤壁桓山直寫胸臆借山水發之斯爲善遊不爲法華轉者矣。

潁州擇勝亭銘

宋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
 如漢之蒼。如洛之温。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卽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
 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被襖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荃。

擇勝亭銘

蘇軾

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倣又改爲。
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
虛白爲室。無可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
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
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卽古之幔亭也。文亦空濶。

穎州擇勝亭詩并引

宋 蘇轍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
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我嗟世
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旣成不化。窘若繫
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
鬻。後鑿匱。漉。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歸宿汀
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
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游。外纏毳韋。內輯貂

馳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兔鹿。聚爬薪樵。食肉飲
水。雨雪相咻。草盡木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群。不懷一
隙。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爲華堂。湧爲層樓。繚以修
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徙去莫
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燕巢春。知不期秋。修椽高
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
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磬水
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湖曲孔
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

來。庶幾無愁。

二銘兄弟角技真稱兢爽

顧龍山前記

金壇張明弼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其。四。支。為。四。嶽。以。百。節。為。百。名。
 山。命。大。章。暨。亥。步。四。方。道。里。遠。近。分。布。崗。巒。產。生。陵。
 谷。而。吾。邑。西。良。常。句。曲。乃。踞。其。二。然。而。山。去。邑。郭。六。
 十。里。而。遙。非。輿。馬。不。可。到。邑。中。平。夷。曠。衍。望。之。如。洮。
 湖。之。面。未。有。雞。頭。鹿。角。之。土。以。棲。人。屐。齒。于。是。邑。人。
 有。巢。著。子。者。患。之。繪。圖。以。請。于。帝。願。割。混。沌。氏。之。一。
 毛。以。賓。曉。日。送。夕。月。焉。上。帝。未。許。適。夸。娥。氏。二。子。驅。

顧龍山前記

北山之龍將移太行。往厝雍東。龍方負山。屨巔夸娥氏。輒持鐵鞭鞭之。龍矯鬣左顧。拂然而墜。其一石。帝目巢著。子曰。袖承之以昇。若置邑居中。為顧龍山。

山命大章望文。世四丈。豈里數。武令市。山。帝對時。賦。其四丈。為四。金。山。

泗州先春亭記

宋 歐陽修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于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先春亭記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于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于此于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棊亭一以爲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
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
貶夷陵過泗上于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
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
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
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
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
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
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
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靈璧張氏園亭記
蘇軾

靈璧張氏園亭記

宋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竒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

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璧而爲此亭作蘭臯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于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

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耳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善交賢士

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子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浮槎山記

烏傷王禕

浮槎山在梁縣東南三十五里按隋志云有浮閣山俗傳自海上來昔有梵僧過而指曰此耆闍一峰也梁天監間帝女總持大師于此建道林寺無諸釋用孫嘗題詩云山爲浮來海莫沉蕭梁曾此布黃金梵僧親指耆闍路帝女歸傳達磨心地控好峰排萬仞澗餘流水落千尋靈蹤斷處人何在日夕雲霞望轉深人謂可得山中大槩歐陽公水記云碑陰有元豐

七年洛陽景謨遊山留刻云寺有榴花根幹偉茂世傳昔梁武帝女尼所植也有井泉陸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歐陽公水記浮槎山與龍穴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華陽山在含山縣北十八里本名蘭陵山下有華陽亭因名山有洞曰華陽至和初王介甫遊焉洞有二前洞遊者甚衆後洞則介甫所遊寺僧言山嶺有天梯洞

廬陽客記

吳郡楊循吉

府治環郭諸山

治合肥縣境

山總一十有九

有高峻 有平遠 特多流泉

鎮山一 大蜀 遠見二百里

名山一 浮槎 歐陽公作泉記

府東諸山

廬陽客記

卷之七 廬陽客記

東巢縣境

山總二十有六

紫薇觀秀麗類餘杭西湖

產靈藥 有溫泉

名山一 金庭洞天

又東南無為州境

山總三十有八

濱江皆山山最多

州居山中 民淳朴

古蹟一 濡須鳴 三國時孫權築

府南諸山

南左偏廬江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山多深曲而類不甚高大

產礬 出美泉

名山一 冶父

南右偏舒城縣境

山總一十有五

山高大產材木

有泉堰灌田萬頃

名山一

龍眠

李伯時有書堂

府西諸山

西六安州境

山總一十有六

高峻險阻

多野獸林木

又西南霍山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或直起如筆或曲折通水或黃或白或並

立水中

名山一

南嶽

一名天柱峯高七千七百七十丈

奇境一

潛臺

石山如臺有河中流

又西南英山縣境

山總八

勢多尖峭奇險

亦有溫泉

奇境一

石險

有大石絕流而生三孔注水

諸水

巢湖周圍四百餘里納諸水而注之江自府以南至東皆主之

其西北有合肥縣界

合肥之水凡六其四源

肥水李陵山派河源大蜀山金斗河源鷄鳴山店

其西為舒城縣界

舒城之水凡四皆有源

南溪桃溪七里河石塞河俱發源邑西陽山

其西南為廬江縣界

廬江之水凡十一其八源

會市河源馬槽山清野河源治父山綉溪源馬

槽山石槽河源礬山瓦洋河源秀山沙溪河

源大凹山黃墩河源礬山黃泥河源秀山

其東為巢縣界

巢之水凡四其一源

柘臯河源浮槎山 其一涇 濡舒水 其二

其東南為無為州界

無為之水凡十五其源二

襄河源青檀山水 其八 安河源白石山

輸運河馬腸河裕溪河口泥汊其三溪河直阜河朴樹河其四入奧龍河夾江河

一箭河其二復出奧龍河其七歸皆歸江

自府以西至南凡一州二縣水惟兩支

一支六安州及霍山縣水入淮

六安之水凡五其一源白沙河源天柱山其五流三為奔流三澗

二為平流白沙河馬柵河其一歸白沙歸淮

霍山之水凡二異源漫水河源羅田多雲山臨山河源英山縣界分水嶺同

歸皆歸淮

一支英山水入蘄

英山之水凡三其二源英山落梨同源分水嶺北澗源馬鞍其一輸

北澗輸英山其一歸並歸蘄水

廬士問

廬士問曰夫郡以山為勢吾廬之山前侈而後約何耶客曰吾館廬未踰十旬而其山已歷歷胸中夫大蜀廬鎮也郡既主之矣若夫諸山則有廬江舒城列吾前而左無為右六安是為三案皆不遠千里來為我賓所謂以寡制眾信乎廬之美也於是有巢湖焉其容浩浩而惟中是處譬猶腹也能無裕如乎士又

廬陽答謝
問曰雖然姑舍是而談水可乎曰夫水必有源也而
又有歸也然後克利而無害不然不涸且溢雖禹不
能爲功焉今是湖也其瀉之不及則滙而渟焉其得
道也則滔滔而往焉大槩不過之乎江而已耳之江
則之海矣夫壑莫大於江海而廬之水率以是爲歸
豈非天地自然之道哉曰西三支之水如之何曰六
霍注淮英注蘄地勢則然固不必皆攝然罔不朝宗
于海焉抑可以見水之非一而稱富矣士曰然則子
之爲志也厥要何先曰山先紀水先脉若是焉耳子
毋庸詰士乃歸而卒業以客爲知廬之事

母胤請士以歸而卒業以容爲賦盡之事

廬州同食館記

唐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
斷榭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雪霜賓不可宿太守陽平
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歲向熟民且閑陶瓦于原
伐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墉乃豐賓堂乃峩前軒怒楹
蚪蚪層櫺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閑容揖讓楹
閑容賓盤柱閑容樂工屏閑容將吏左右爲寢食更
衣之所朱戶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澍又西

開下閣作養舍廡屋。宏大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
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下淤溝開導
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爲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
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
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
元中江淮間人走嶠函合肥壽春爲中路。大曆末蔡
人爲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于盧
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諸
侯權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路
不弗。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于
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爲尚書郎。
以通知政術爲合肥郡太守。質平訛心。風俗丕變。民
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轡相
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爲風波沈溺者半。乃于湖東北
岸橐臯里作廡廩二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于此。
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
舍。次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丘明傳經。因
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

之政亦春秋之旨傳曰自廬已往賑廩同食太和三年太歲巳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遊皖山記

明 李元陽

皖山在潛山縣世傳漢以皖為南嶽其麓有漢祀壇嘉靖戊戌夏匡廬山前與陳內翰後岡別渡江漫遊遙見三峰插天遂問路至皖嶽之下登麓五里投三祖寺宿平旦謁殿禮塔因避雨塔腹僧曰每歲夏仲有龍水洗塔今尚未也予疑其言以謂有雨則洗奚必龍乎殆僧神其說耳頃之忽雷電交作予欲趨塔腹避雨僧遽挽袖曰不可觀此景象當是龍來也雨

皖山記

登七言詩

頓翻盆予愀然立廊下候之則見大水從塔腹而出
鏗鞳之聲如江濤然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
蝠餘穢起視塔腹纖塵不存矣嘗聞浮屠所在神龍
訶護信哉既晴由寺後入石澗觀黃山谷題石牛之
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怪石俱被沙埋獨石牛巋然
豈有神乎徵諸士人皆曰不誣遂升高履危仰望三
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峰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
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
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如畫雷公之狀晴天仰臥
頂盤如人曬腹樵者遇之雷雹隨至故其頂莫得而
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蓋赴成都守取
道于此公有雅懷聞予在山因迂途相尋遂握手更
酌秉燭聯詩明日有士人數輩來因道古蹟始末予
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者也其
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師尊之鬼
神亦護之彼漢禪壇壝鞠爲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
雜還山麓如飛鳥一過耳然則人世之足恃者果安
在哉。

黃山凌歊臺記

明 馬之駿

黃山在姑孰城北是采石入郡道山趾為東嶽廟赴
 林陽仲招已曛黑坐雷神殿中背屏面扉如墮智井
 亟呼炬登山行蒙茸磴确間足繭而睫快巔為凌歊
 臺劉宋故蹟許丁卯詩所謂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其
 處也地圓而平定是臺址荒蕪冷烟巢鷹穴兔想昔
 日笙鏞黛睴之勝令人腸結雲歛月出前視群山後
 視大江田畦村落俱自了了月被山為薄雪殘粉如

凌高臺詩
美人處輕容中。既不礙觀而轉益其嫵。友人潘景升
方輯黃海備新安掌故。茲山亦同名。不詳所繇。始然
凌歊戴首。自可千古。予暇語景升。汝黃爲海。此黃爲
勺。有天人焉。斷不分芥子。須彌觀也。

太平山銘

晉 孫綽

崑嶽太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縕。奇峯挺嶸。上千翠霞。
下籠丹壑。有士冥游。默往奇託。肅形枯林。映心幽漠。
亦旣覲止。渙焉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
廻溪縈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藹。

太平山日門館碑

梁 陶弘景

日門館者東霞起暉開巖引燭以為名也先是吳郡
杜徵君聲高兩代德貫四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
字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別就基
構栖集有道多歷世年

此山平以東無異山之名也... 林梢翠空高雨外... 日西餘青東... 泉... 山... 石...

遊橫山記

橫山之勝以逕。逕勝以秋。山巉秀聳拔。直不受步。乃旋折而升。如蟻之附磨。終日見大圓焉。上苦僂。其疲在背。下苦眩。其御在足。更相遇必相視。纍纍若登樹之孫。故曰其勝在逕。蘿叢棘蔓深可沒踝。霜林木脫着地如篩。履殷輒響。作丹黃。踏籍故曰逕之勝以秋也。登頂四望。靡所不頽。郡脉自南來。雉堞逆踞之。東饒氣而北稍衍。非茲山處。乾維幾緩不收矣。凡登山

使人怡者其觀冶使人悲者其觀幽使人冷者其觀
僻使人危者其觀峻山理爲主而人以氣聽之予窮
高俯仰旁揖雲霧感流景之頓駛訝此身之何來不
覺適然而發歌。泣焉而出涕其悲固以秋而不以山
也。松栢之大者皆不逾握曰嘗童子斧斤寺雖淺而
潔向亦經
高皇帝駐蹕勒詩。鼉鼙間旁有龍王廟。廟前有池。僧
云盛夏屢涸。誌傳爲聖泉。誤祠山之鼓如雷。相聞白
石青崖。恒數月。間無履迹。噫。桐人之廢遊也。久矣。

王人鑑曰以秋不以山更成別韻

牛渚山記

宋 陸游

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陵相對隋師伐陳賀若弼從此北渡六朝以來爲屯戍之地輿地志牛渚山昔有人潛行云此處通洞庭傍達無底見金牛狀異乃見怪而出溫嶠平蘇峻亂進錄尚書事遂不受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嶠遂燃犀照之須臾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

明道別。何意相照。嶠至鎮未旬而卒。謝尚鎮牛渚。嘗
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汎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
既清暢。詞又藻拔。遂迎升舟與之談論。宏自此名譽
日茂。劉禹錫泊牛渚詩。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
霞忽改色。遠雁有餘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
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李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
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
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

夏日宴姑熟亭序

唐 李白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薨翬飛。巉絕浦嶼。蓋有前
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
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閒琴。夕酌。清月。蓋為接
輶軒。祖遠。谷之佳境也。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
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床。听幘嘯詠。而謂前
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為姑熟
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綬冕者。太賢處

之若游青山卧白雲。逍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本居之
窘而自拘。稍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嶽秀。皆爲棄
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
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
一時言詩紀志

思曠故語逸

遊敬亭記

明 馬之駿

宛陵六日夜雪。檻處公解。蝟縮而鶴伸。自笑甚。故人
王郡丞謀爲敬亭東道主。與司理黃君偕焉。出北郭
仰盼見玉龍。亘天奮鬚。振鬣知山。以雪壯繇城。趾取
小道。蛇行沮洳間。數步輒一蹶。然四望皆白。冷光逼
心目。如在異境。群峰巖峙。見兩危壁插天。凹處林閣
浮出。心知是敬亭也。從曲逕緣上石隘處。卽格輿。旣
登得寺。寺前得閣。爲觴客地。然觀如是止。恨欠深宵

耳旁上別有亭可遠眺寺僧導之對郡丞司理語甚
辯然舌熟雜詼氣其右峰稍峻僧云登可望江計是
地去江可二百餘里似非魁丘可以拓眼然積雪滿
山勢不可上故無以難也大畧茲山初升盤徑曲紆
似潤之北固憑閣下眺似吳之大石第大石空濶可
杯杓挹太湖此中固微遜之而六花皚皚千岩無色
城郭陵谷點映空濛竒自可直一死雪着松杉間得
風條枝易墜獨樹頂存圓白如素蘂舍房慈烏引頸
尤屬妖觀夫雪之施于遊人也惠矣哉山下見雙塔

對植製朴而色舊還往咸心注之偶與湯嘉賓先生
談及云是黃蘗師道場甚悔不入因附記之

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躡石龍峯歷會
諸巖而反于金谷巖蓋浮渡有二戶焉曰華嚴曰
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
則止華嚴此其要領也茲游則吾友廬江金
谷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
及之程既死天只道沙溪過羅漢河去山下
浮渡前如舟之有楫也

文華引
二
結又云長黃藥嶺巖甚峻不人因相詰之
桂蘇藥林而曾嘗巖於海心至之與馬壽實夫主

游浮渡山記

竟陵鍾惺

游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躡石龍峯歷會
聖諸巖而反于金谷巖蓋浮渡有二戶焉曰華嚴曰
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
起金谷則止華嚴此其要領也茲游則吾友廬江令
章章甫道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
古度茂之程胤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汊河去山十五
里已見檣山檣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檣也行數

浮渡山記

卷五十七 游山記

里卽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尋明鏡塘卽金谷巖
閣倒景也仰獅子石傍頰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翼
我上過九曲巖巖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
穿金谷大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若牖也出則
可橫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廚不可入姑舍之至
金谷巖巖高以軒右頰抱龍峯置屋弘整最當山之
豁處縣溜數道高寒覆人稍左則滴珠巖卽大通巖
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
漏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整下注若出噴壺中腰

有石閣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邊石擊之饒然處處皆
聲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雞
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綉水泐堅而藻也
其右可至垂虹井綠蘿菴矣舍之反金谷出紫霞關
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
上磴莽中得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爲
難矣再折而上卽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
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關步其上
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檣山矣登嶺

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輿可馬外見柳峯諸山
四周浮渡內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雞洞圓朗
壁上其下卽晚翠巖翠深如晚而九曲厨煙時從洞
出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始見
檣山雙塔映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洞洞左則會
聖巖也卽遠錄公與歐文忠說法地巖背金谷又當
山之谿處望檣山則益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
廡右有翰墨泉泉流枕上以炊以茗又右則三曲巖
雲錦廊矣舍之左折爲翠華巖又左爲陸子巖巖額

卽陸子書陸子者陸宰也宋宣和間人字元璧外望
之如長城而檣山見會聖前者始兩峯夾之而三至
此則側別對一峯爲兩出憇阮君洞口尋徑疎竹數
十個如新桐則張公巖道也巖亦當山之谿處出巖
下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嬪
大抵浮渡無巖不樹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花
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巖二巖各
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尺洞內石孔如椰
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

石史也遂及尋遶雲梯梯就石爲磴橫豎柱直甚有
思理磴盡升嶺卽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
花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隨步
鏗然響出于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望雲錦廊可
卽日已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聖巖是夜雨將就枕
念石廊所刻建安雷鯉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
焉詩曰已從浮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
怪未了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
拾瑤草鈔竟各作一詩刻于壁次日雨出石龍峰側

執蓋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垂飛瀑雨後漲甚次
日雨不止朝陽洞兩日目中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
奔中道至華嚴寺望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
後龍湫新瀑益盛乃沿如來峰復登金谷稍尋九曲
炬行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壁
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字甚適古文稱之完
好可搨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通觀飛瀑真浮山第
一水也右折則垂虹井巖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
又右爲綠蘿菴菴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

浮渡山記
關登妙高峰峰爲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
首楞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增磴竹石鉤中枳
履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遠矣乃出其
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勒竟陵鍾惺閩林古度
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源甲寅二月廿二日雨霽山
朗遠青蒼蔚三十五大字于石反至首楞徑已夷矣
乃游人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
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游以此始亦以此終者
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又不以終者華嚴
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無所不見者檣山也巳
至而再至者又金谷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楞巖
也過其處不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
妙高峰也如屋然巳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窺其庭
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卒至至而
有不能至者九曲也幾不至而至焉者張公諸洞也
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
曲洞也身爲巖而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
者會聖也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雞朝陽晚翠諸

處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君張
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失而僅得者。
雷鯉之紀游陸子之題名也。

已而巖記

晉熙吳道凝

已而巖者游天心。广路半石窟也。雖無曲藏之名。通
倍足幽玄之奇。致其高爽等天心。广頂亦一大石結
之頂。後復一小巖以山爲壁。以已而巖頂爲其頂。又
不與通石相。雖二石情則一。不大奇乎。至於瓊花瑤
草。不過山靈之餘。偶然點綴景色耳。吳遠小憩於此。
遂不知生第幾天上。洵非人間世樂也。因于天心。广
游役畢時。蘸苔記此。

天心廣記

晉熙吳道凝

巖具足靈質而天心廣更靈於巖之靈巖具足幻相
 而天心廣更幻於巖之幻遙觀之一石壁也即近探
 之亦一石壁也曲道盤旋歷幾許峯頭度幾許懸崖
 纔有依稀可認逕已迷矣於是與二三同志躡山頂
 以窮其高祇見累石數仞奇卉古松環遶以成幽異
 尚未能摸索此廣之萬一也而山半石旁固所不必
 尋矣天將暮為反舍計自險至夷忽見數石層疊有

天心石
如級狀命鬚奴刈其茅見石之累而上者以百數計
級絕得一巖方廣可三尺許其高稱之予大詫曰素
聞天心廣爲金紫巨觀以此當之恐貽山靈羞耳適
樵者過謂余曰此名避兒爲天心廣出入竇索之得
一石巷可容歛身進行數步復得一木梯訊出自誰
氏樵者曰此隱士鄭先生讀書處因置之以便來往
也入其中其平如掌地可坐數百人一大石覆其上
之半餘其半以通明廣畔猶有一石地亦可坐數十
人值晴遂能極吾桐湖影卽石巷之蓋也後復自開
石門能達茶臺但其路稍峻而梅竹交香鶯花送聲
更無減於來時又可作天心廣一段後勝觀止也其
未卽止也余幾負此矣因浮三大白以謝樵者

文脊山記

明 唐樞

寧國縣西三十里脉迤邐而落環爲小山皆石成水
從石洞中滌消自東南巖下啓一洞如城門廣四五
丈傍秀兩壁石懸突如鐘鼓是爲山門洞繞入一寺
嵌石藏中背下一小孔爲夕陽洞孔狀鱗文猶繪鐫
所就又隙穴種種西牖一孔通明寺右數百武躋陟
爲碧雲紫雲二洞小石屯擁巖巖然別以二色西碧
雲形圓中尖竅而上右復啓一軒一門有石盆諸物

東紫雲形長兩壁麗繡有石床諸物南越一山漣漪
洞隘窳而深石巖上覆水暗下洞中隔山復啓一洞
流出石赭色瑩潤南里許朝陽洞特廣青翠千垂左
半爲水道右通二門上覆玲瓏石峯矗起門亘巧石
如舞如蹲予謂今日日遊

登九頂峯記

歛 潘之恒

坐柏視三日困于酒食神情殊不相親。湯司成云游
山不升頂如面牆立。吾攬裾挾杖先之。何岡不可陟
而問徑也。第至絕頂始息。踞耳望西澗行得墓徑。卽
上。徑窮從者皆卻。乃從墓後折而北。箚樊没人。披躡
以入。逾頂者四望平石如臺。甫一憇石比奇甚。尤寬
九頂之蒼叢者也。更陟三峯愈險峻。不盡高峯之一
而止。東南延眺百里外山。而麻姑南湖如在几下。余

芟除箐蕪而後得之。西峽獨高無所見。必青弋采石
一派思盡一而滿志焉。司成抱恙亦不遺餘力。以至
此頂敷毯而卧。蓐莽中呼茗不卽至。趨山下取水瀹
之一滴皆醍醐矣。約從二十人。至頂者司成泊不慧
與梅氏伯獻純和子傳公儀周生經知七人爾。俄而
酒榼俱至。如餉饁者。果腹而後能行。不復摩絕頂鳥
散以下亦不能如前之魚貫也。余先驅坐中頂石以
待。或云六君尋萬仞院得徒徑直赴寺矣。余亟令豎
子推挽攀杉根橫度爲伐木者堙徑迂而越之。其趾
乃出寺右。近曲屏有奴自故山來得書素十餘帖而
梅仲珍廣文有械在政。問山游耗其三郎二孫俱作
主山中。啓示之感故人相念乃爾。班荆少選而六君
甫至亦沿中頂杉徑行。余惟恐後故得先也。羣力竭
矣。主人張宴情深。周生賈餘勇登場其聲猶緣雲能
跳梁也。衆不知歷險之艱。視衣無完裾。視體無完膚。
爲鈎棘之所侵猶若是。而筋骨間之縮。孰不可虞矣。
又況婉弱之質。其雄毅乃爾耶。司成曰自有此山以
來。飛仙毛女固未易遇。卽逸妻樵婦定無有升岨履

危而一至者。若至而無難色。返而無惰容。猶能以歌舞媚人。令登者忘倦。而未登者懷慚。吾輩雖具雄心。不得不為雌豪心折矣。曰九頂者。其中山形也。佛經言履高山。身入虛空。名為頂地。余願攀鼎湖。問至道。如天姥之教軒皇。亦或將有遇也。

奇游奇文

宣州疊嶂樓記

唐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卽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眡競侈。由是繚步。逾千萬目。相瞪則壯。邦麗。解之勲。慊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採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瀕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水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活筵走奏榻。橐呼去族。譟雖黃度。展

和不能不憮而敦響之歷舉四美悉估而陪之不足
贖矣余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
勝因命植棟闔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
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中則朗出高際平
與空等向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
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向
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向旣舉槩
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全
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總而有諸

則我無讓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溪
山著名而溪小負則疊嶂之名爲宜至於欄干踏道
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槩
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
亥宣州刺史某書

青蓮閣記

臨川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為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
 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眉。張洞
 庭。卧潯陽。醉青山。孤縱。晻映。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
 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宣焉。季宣之尊
 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定器而神清。休然穆然。五
 經師。其講授。六德宗。其儀表。達人有後。爰發其祥。夢
 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為汝子

青蓮閣記

卷之七

覺而生季宣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傳之齡騷雅千篇
殆欲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
賢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人雅
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季宣奉命筮仕授山以東濟
陽長資事父以事君亦資事君而事父也三年大著
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弇俠氣猶厲處世同於
海鳥在俗驚其神駿遂乃風期爲賈患之媒文字祗
招殘之檄矣君慨然出神武門登太山吳觀而嘯曰
使吾一飲楊子中冷水亦何必三周華不注耶且觀

在終致吾臣而爲子矣則歸而從太公羣從騷牢夷
猶乎江臯眺聽壺觴言世外之事頽如也起而視其
處有最勝焉江南諸山翠微浥擘几席欣言久之夷
堂發變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書
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然季宣爲人偉朗
橫絕喜賓客而蕪城真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游人
車蓋帆影無絕通江不見季宣卽色沮而神懣以是
季宣日與天下游士通從相與浮柏跳跟淋漓頓挫
以極其致時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爲褰裳蹈海之談

故常與游者莫不貽聘相視。嘆曰：季宣殆青蓮後身也。相與頽其閣曰：青蓮。季宣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游幸。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嫉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時。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

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風流滔蕩

青蓮閣記

卷之七

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至於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畫一千里。時無莠言。退公之暇。清眺原隰。以此郡東。塹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輜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寬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壑。炎景爍野。秋霖灌途。馬虺隤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罔恢永圖。及公來思。大華前弊。寔相此土。陟降觀之。壯其迴崗龍盤。沓嶺波起。聲勢交至。可以有

作方農之隙。廓如是營。遂鑿崖堙。卑驅石剪棘。削汚壤。堦高隅。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沉閑閤。燥濕有庇。若鼇之湧。如鵬斯騫。滎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蓮峰之積。翠信一方。維勝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光。又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錄事叅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儻功。不日而就。然是役也。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沈吟。以稱嘆。邦人聚舞。

西侯新亭公
以相賀。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議，請因謚，以名之。則必與謝公北亭同不朽矣。白以爲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勿拜之言。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我則過矣。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眈眈高亭，趙公所營。如鼇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之宇，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鏘鏘，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永世不忘。

南陔六舟記

歛 潘之恒

余半生爲吳越遊，大都便水宿舟居。自適勝岩棲陸處以遊，以遨，無晝無夜，可坐卧而行遠也。長編巨艦，若處渠屋，無廊廡，可馮暑如升甕，望隔高墉，愛野航而憎畫鷁，殆性然耶？自雲間之青雀，西湖之青翰，始有曲房露臺，暢如熙春，而吳之山航，錫之水榻，貴軒敞而無障蔽，豐樂之筏與水貼平，此芹子之美，未足以獻而水嬉之大觀，備是矣。辛亥夏，經宛上禹金命。

南陔六舟記
卷之七
潘之恒

舟登響山始知宛水宜泛太白數舉以詫新安江戊
午再過痛人亡而舟沉湯司成新築南陔通溝鰲峯
口夾以華臺新堤嘉樹秩秩直接霍村顏家橋源溯
敬亭而沿西樂張家湖重繞如飄雙帶綽約可親問
舟焉曰需之先山行以遲水汎五月自山中還宿陵
陽支峯之頂是爲睡菴天際歸舟雲中江樹每辨識
之六月而得甓舫七月而梅蔡之舟來數操訪一合
菴遊方內外顧在乘之者稱勝七月而支艇與鶴軒
先後沓至及中元月槎可浮而余將有吳行恐虛八
月之期姑紀其初以示後之紛聚者知所自爾

甓舫

一甓舫南陔之運甓舟也有篷有檻可馮几危坐刺
楫而槩隨之送客載酒茗可乘十許人司成曰吾以
運甓耳他日爲海運爲斗槎亦芥視之不效陶士行
之爲此拘拘以勤吾四體也

梅舟

二梅舟梅爾楨從金陵乘來似官鷁而小可席者四
隔而室之廡之余假卧者浹旬主人慮水淺舟渴命

日礙作舟名之

之遄歸舟人利涉不識乘風就蔭行空爲何意咄咄
苦之

蔡舟

三蔡舟因梅氏有女郎之泛令更以乘亦自金陵與
梅舟銜尾來者舟狹而銳載伎樂倍昔從宛繞句一
曲渡東溪橋復稅于響潭捷亦倍昔月墜而就梅舟
宿夢中猶聽櫓聲與女郎相戛不知雲雨虛無而陽
臺之客嗒然若枯枝漂波可慨爾

支艇

四支艇從秦淮打兩槳飛至晝張幔如步鄣夜懸燈
如龍領珠光屬陸生行操之越宿而至至之明日送
晉仲于新城有吳舟冉冉來呼而乘之題曰支艇以
待取石之期于是始有方舟遊

鶴軒

五鶴軒檻平而篷淺似籠鶴以行者命曰鶴軒華亭
林仁甫所饒其製大類輜軒乘之便于穿涇中飾以
堊足以昂鶴而揚其翥仁甫去歲遊宛陵恨不挾吳
舟來苦限于壩司成曰獨不慮以浮之江從之至是

自破位舟爲之
登七言詩

始達日由響潭抵張家橋望渡河屢夕無倦而支艇
不得御

月槎

六月槎司成所製與鶴軒若合轍而堅樸過之中元
前卽浮水面揭篷而躋于簷軒如也八月後可乘之
貫月若轡若翼若駒若鳧擬之以槎非博望莫能泛
矣

評曰甕舫如桓伊在瓜步吹簫聲有幽遠之韻梅舟
蔡舟如僖父披繡野女簪花腥濁未除不免少減風

死陵二水評

歛 潘之恒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蓋取諸澄然以泝而不以
楫膠而莫之汰秦淮都城佳麗鍾山卷幔樓臺涵鏡
蓋取諸淨然以滯而不以蕩迫而莫之紆吳門白馬
飛練皎發泰山洞庭微波澤通雲夢蓋取諸練然以
梳而不以揚棼而莫之緒乃若汰而不膠蕩而不滯
緒而不棼無若宛陵然濬軒轅而胎宿衍采石爲尾
閩荇帶三束令人老宮藻鏡一泓深窺水府颿如總

碎倚岸爲之聳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

轡駿下阪而過都濤若跳丸龍銜珠而照乘參雲中
而出木末平楚蒼然從天際而分派流中洲宛在銀
河虹霽卧看穩渡牽牛碧落芒銷自得真如掃象石
城催畫漿孫楚樓近莫愁家黃浦吼梅梁泐塔洞觀
谷水縣不羨橫塘極浦試窮兩水雙橋詩競千秋之
奇遊同六月之息綴此俚語質之鄉評

登大雷岬與妹書

宋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
無邊險徑游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旅客貧辛波路
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
巖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
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涕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
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
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

石介題岬之書落仰視少俯聽波聲愁能看息心

登大雷山詩
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匹
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
脈通連。芎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
吞禹疆。捕小號噪。驚聒紛平。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
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
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
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
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褥若

華。夕曜巖澤。氣通似則。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
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甚金光。半山純以下。爲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
射。鼓怒之所。亟擊湧復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
猗洲。南薄鷺瓜。北極雷殿。削長埤短。可數百里。中騰
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
鼎振滂。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
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
碎。倚岸爲之墜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

驚慄矣。至于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
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
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被草
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雛寒
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
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
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
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陳繼儒曰。鮑以高才沉湮。當代志無所伸。綜其華

藻情悲調逸。觀其還都道中作詩。狀其酸辛。與此
相類。自爾時咸尚其俊逸。若韻之更當成賦耳。

趣支艇如草間張幔水次然犀足鼓豪爽之氣誰爲
招携澹然忘反鶴軒如翩翩仙子忽下蓬萊惜縹緲
間未參鸞鶴之嘯月槎若有若無時進時退舍三天
春雲之響散六洞漏月之紋乘桴以來莫之能尚矣

